



14
1544
34



14
1544
34

腹建新書
其為心來

1544
34

建炎以來 朝野雜記

昭和十八年
五月十日
購求

建炎以來朝野雜記乙集序

朝野雜記既成之三年復為書號續記既抵乙丑之
冬矣顧視前集所書往往缺畧未備而所憶
中天以來舊聞遼事尚或有之欲補綴成編未暇也
客有謂心傳曰自昔權臣用事必禁野史故孫盛作
晉春秋而元溫謂其諸子言此史若行自是關卿門
戶事近世李莊簡作小史秦丞相聞之為興大獄李
公一家盡就流竄此往事之明戒也子其虞哉心傳
矍然而止未幾權臣殛死始欲次比其書會有
旨給札上心傳所著

高廟繫年鉛槧紛然事遂中輟既而自念曰此非爲
己之學也乃取舊編束之高閣而熟復乎聖經賢傳
之書又念所未錄者尚有數百條不忍棄也粹而次
之謂之乙集昔安陸鄭尚書嘗獻言於壽皇指近歲
史官所載疏謬謂當質諸衣冠故老之傳聞與夫山
林處士之紀錄庶幾善惡是非不至差悞壽皇嘉納
報下如章實錄所書可覆視也間者滕宗卿又舉以
爲言聖上亦旣從其請矣然則是編也或可以備汗
青之采摭乎若夫擇焉而不精語焉而不詳則單見
淺聞無所逃罪後之覽者亦尚恕之哉嘉定九年歲

次丙子七月哉生明秀崑野人李心傳序

建炎以來朝野雜記乙集卷第一

宋

井研

李心傳

伯微

撰

上德

壬午內禪志

孝宗皇帝以聖德受天命實由 高宗皇帝睿志素
 定然始則 昭慈聖獻后感動 上意終則 憲
 聖慈烈皇后密贊大策至於將相士大夫輸忠叶謀
 共成聖志者蓋亦多助而范宗尹趙鼎陳康伯三丞
 相建明將順皆賴其力尤不可使之無傳也 孝宗
 皇帝 太祖七世孫也 太祖少子秦康惠王德芳

生英國公惟憲惟憲生新興侯從郁從郁生華蔭侯

世將世將生東頭供奉官追封慶國公令諡令諡生

秀安僖王子傅仙源類譜秀王舉進士中第靖康末為秀

州嘉興縣丞王夫人祥符張氏嘗夢人擁一羊謂之

曰以此為識已而有娠熊克中興小歷建炎元年冬十月戊

寅夜生上于青杉闌之官舍王明清揮塵錄紅光滿室如

日正中玉牒少長訓名伯琮以制詞盾入先是高宗皇帝

以五月朔即位南京其六月賢妃潘氏生皇子九月

賜名奠封魏國公十月高宗幸維揚三年二月渡

江幸杭州三月苗傅劉正彥為變四月朔高宗復

辟立魏國公為皇太子五月幸江寧七月丁亥太子

薨諡元懿歷殯冶城之鐵冶寺周必大二後三日仙老堂雜記

并監鄉貢進士李時雨上書乞擇宗室之賢者使視

皇太子事俟皇嗣之生退居藩服時雨黨人親子也

以父入籍當補官吏部擬將仕郎欽未下書奏詔前

降級還恩澤指揮更不施行日下押出國門時雨事開禧元

年被旨宣付史館四年夏高宗自海道還會稽其秋昭

慈聖獻皇后亦自江西還行在后嘗感異夢密為

高宗言之高宗大寤此事臣聞之先臣及士大夫所言皆同蓋注應辰早

年所聞于趙鼎者會宰相范宗尹有造膝之請高宗乃命

惠襄靖王令廣選 藝祖之後宗子數人育之宮中
令廣時以秘閣修撰提舉臨安府洞霄宮也明年改
元紹興其夏四月 昭慈升遐而令廣所選宗子皆
未當 上意五月遂命令廣知南外宗正事俾至泉
南選之日會上虞丞永嘉婁寅亮上書言今昌陵之
後寂寥無聞僅同民庶 藝祖在上莫肯顧歆此黠
虜所以未肯悔旤也望陛下於伯字行內擇大
祖諸孫有賢德者視秩親王以待皇子之生退處藩
服 高宗讀之大為感歎簽書樞密院事富直柔又
從而薦之有旨召對其年六月也王明清揮塵錄後七日戊

子 高宗諭大臣曰昨令廣選 藝祖之後宗子四
五歲者得六七人資相皆非岐疑且令歸家俟至泉
南選之右僕射范宗尹曰此陛下萬世之慮 高宗
曰 藝祖以聖武定天下而子孫不得享之遭時多
艱零落可憫朕若不取法 仁宗為天下計何以慰
在天之靈同知樞密院事李回曰 藝祖不以大位
私其子發於至誠陛下為天下遠慮合於 藝祖實
可昭格天命參知政事張守曰堯舜授受皆以其子
不肖 藝祖諸子不聞失德而傳位 太宗過堯舜
遠甚 高宗曰此事亦不難行正是道理所在朕止

令於伯字行中選擇庶幾昭穆順序富直柔曰陛下
 聖斷度越千古第恐令廣不足以奉承 高宗曰且
 令廣求當自選擇參知政事秦檜曰須擇閨門有禮
 法者 檜為參知政事而奏對在諸事之後所言止此其包藏顧望可見矣 高宗曰當如
 此直柔曰宮中有可付託者否 高宗曰朕已得之
 矣若不先擇宮嬪則可慮之事更多 歷日 是時張賢妃
 為婕妤憲聖慈烈皇后為才人 高宗所擇宮嬪蓋
 才人與婕妤也八月知樞密院事宣撫處置使張浚
 念 上繼嗣未立密奏乞明詔大臣講明故事多擇
 宗室之賢優禮厚養以為藩屏 朱熹撰浚行狀 浚時駐軍閬

中蓋未知朝廷之議也寅亮既對十一月遂除監察
 御史 歷日 二年正月 高宗還臨安二月寅亮為秦檜
 所擠而罷夏令廣始奉詔選 上及宗子伯浩入禁
 中伯浩豐而澤 上清而癯 高宗初愛伯浩忽曰
 更子細觀乃令二人並立有猫 一作狗 過伯浩以足蹴
 之 上拱立如故 高宗曰此兒輕易乃爾安能任
 重耶乃賜伯浩白金三百兩罷之 王明清後揮塵錄云伯浩終温州兵
馬都 而育 上于張婕妤所 蠶 時年六歲矣 五月
 辛未詔秀王赴都堂審察遂特改京官三年二月庚
 子詔宗室 舊名 除和州防禦使賜單名從玉令學士院

擬二十字各注意義進入 高宗自擇瑗字名之會要
 時學士綦密禮也後二日壬寅改貴州防禦使三月
 詔貴州防禦使育在宮中不可與宗室比特給事直
 俸從內東門司供納會要時朱勝非為相也四年五月
 令廣復得秉義郎子彥之子伯玖入宮中年五歲
 高宗以其聰慧可愛命吳才人母之日歷附傳丁丑子彥
 特選武翼郎而令廣自左中大夫集英殿脩撰特轉
 行左太中大夫知泉州後省以轉官非法封還錄黃
 遂寢其命九月朱勝非罷趙鼎相五年二月鼎轉左
 僕射而張浚為右僕射浚面謝又以儲貳為言 高

宗首肯曰宮中見養 藝祖之後二人長者年九歲
 不久當令就學行閏月浚出使江上五月 高宗諭
 趙鼎令擇日降制除舊名為節度使封國公鼎退與參
 知政事孟庾同知樞密院事沈與求諸人議之辛巳
 鼎奏陛下為宗廟社稷大慮臣謹令有司卜以今月
 二十六日吉惟陛下裁幸 高宗曰可與求曰此盛
 德事也而陛下斷自聖心行之不疑臣知天祐陛下
 子孫千億受歷無彊矣 高宗曰朕年二十九未有
 子然國朝自有 仁宗皇帝故事今未封王止今建
 節封國公似合宜以朕所見此事甚易而前代帝皇

多以為難鼎曰自古帝王多以為難而陛下行之甚易此所以莫可及也然陛下春秋鼎盛而為宗廟社稷大慮如此臣等以是知神靈扶持子孫千億也此事甚大陛下既已見透臣等更無復措詞不勝幸甚

高宗曰 藝祖創業肇造王室其勤至矣朕取其字行下子鞠于宮中復加除拜庶幾仰慰 藝祖在天之靈庾曰陛下念 藝祖創業之艱而聖慮及此帝王所難能之事也歷曰高宗又謂鼎曰此子天資特異儼若神人朕自教之讀書性極強記玉牒鼎先得旨於行宮門內造書院屋室一區欲令就學至是成

高宗曰只於以一作書院便就為資善堂俟除授訖命儒臣為直講翊善悉是一作資善故事已亥遂降制授保慶軍節度使封建國公以宗正少卿范冲為徽猷閣待制提舉建隆兼資善堂翊善起居郎朱震兼贊讀時學士孫近草 建國公 制第云眷求屬籍蚤毓宸闈而舍人胡寅草制云朕為宗廟社稷大計不敢私于一身選於屬籍得 藝祖七世孫鞠之宮中茲擇剛辰出就外傳斐然集由是人皆曉然知 上意也六月己酉 建國公出資善堂 高宗命見冲震皆設拜宰執得旨依故事謁見又詔 建國公祿

賜比皇子日冲震皆一時名德老成冲祖禹子尤有

家法每因箋疏導以經術仁義之言輒標軸藏之時

一展玩實錄七月秀王召對自右一作左宣教郎直秘閣

脩撰添差通判湖州特遷左朝奉郎秘閣脩撰知處

州未行改在外宮觀奉賜如郡守日十一月浚自江

上使還六年正月壬午詔伯玖賜名璩除和州防禦

使後四日浚復往荆襄視師既而鼎浚以戰守議論

不同十二月鼎為左司諫陳公輔所攻而罷浚獨相

自是攻鼎者始以資藉口矣鼎事實七年正月陳與義

叅知政事二月以太陽有異詔內外侍從各舉直言

極諫之士一人徽猷閣直學士知漳州廖剛應詔言

陛下有建國公之封將以承天意而示大公子天

下後世者也然而不遂正名為子者豈有所待邪有

所待則是應天之誠未至也願陛下詔告藝祖在

天之靈正建國公儲君之位布告中外不匿厥指

異時雖有則百斯男不復更易則足以答天意而轉

禍為福矣七月以旱詔中外臣民實封言事左宣教

郎簡州州學教授臨邛黃源應詔言陛下嘗選宗親

之賢納之宮中典册所加已上公矣此誠社稷之至

意然而其名未正無以副天下望臣恐左右前後或

懷姦心者朝暮浸潤以行其譖非社稷之福也今天
下多故是一作事在他日必得長君非赤子可得而卧
治母后可得而專制也陛下必不得已姑少須之何
不使攝居儲貳之位皇嗣之生退居藩服社稷豈不
益固九月浚以淮西失師而罷鼎復相八年正月正
奏名進士李燾獻反正議乞擇宗室賢者使攝儲貳
或畱守形勝或別出征伐使民無異望二月秦檜復
爲右僕射陳與義罷叅知政事八月御筆除璩節度
使封吳國公執政聚議檜謂鼎曰陳去非在政府時
已有此意但未及行不知公意如何鼎扣其可否檜

不答樞密副使王庶曰並后匹嫡古以爲戒今豈可
行也鼎謂檜曰公嘗言鼎丙辰罷相後議者專以資
善堂藉口今當避嫌公專面納此御筆如何檜曰公
爲首相檜豈敢專公欲納之當同敷奏翌日進呈檜
無語鼎奏曰今建國在上名雖未正天下之人知
陛下有子矣以前恩數並同皇子又昨幸平江及謁
太廟兩令建國扈蹕國人見者咨嗟太息社稷大
計此蒼生之福也至于外間稱呼之語陛下豈不聞
之臣身爲上相義當竭忠以報陛下在今日禮數不
得不異蓋以繫人心不使之二三而惑也高宗曰

俱童稚姑與放行鼎執奏不已 高宗乃畱御筆曰
 俟三數月議之明日檜留身奏事後數日叅知政事
 劉大忠叅告亦以為言他日鼎留身奏白昨所納御
 筆檜與大忠有何奏邪 高宗曰大忠之說與卿一
 耳十月鼎為檜所擠復丐免 高宗問前日所議環
 建節事如何鼎又如前所陳並鼎遺事丁巳大中免甲戌
 鼎罷九年三月制授環保大軍節度使封崇國公是
 月金人歸河南地十年五月金人解盟京西湖北宣
 撫使岳飛密奏今日欲圖恢復必先正國本以安人
 心然後陛下不常厥居以示不忘復讐之意先是飛

入對得詣資善堂見 國公英明俊偉退語家人遂

上此奏

張戒默記以飛請建國儲為紹興七年事而飛孫監鎮江府大軍庫珂作飛行實係此年且辨默記之誤甚悉今移附此更須詳考也 十壹年飛為檜所誣以十二

月晦賜死大理寺

日

十二年正月庚戌詔

建國公

出就外第加檢校官封郡王令禮吏部太常寺討論

祖宗故事申尚書省取旨庚午張婉儀卒贈賢妃

建國公初育於妃所至是吳婉儀收而併視之與

璩同處雖一日必均焉

紹興聖語

丁丑制

建國公加檢

校少保封普安郡王時年十六制下日者尤若納私
 謂秘書省正字張闡曰普乃並日二字合乎易所謂

明兩作離之象始天授也

張闡記聖德事跡

初禮吏部之討

論也吏部尚書吳表臣禮部尚書蘇符並兼翊善禮

部侍郎陳桷員外郎方雲翼太常寺丞丁仲京博士

王普主簿蘇藉同奏與秦檜心意異已丑詔表臣等

討論典禮並不詳具 祖宗國事專任已意懷姦附

麗並放罷日始檜嘗為 高宗言趙鼎欲立皇子是

待陛下終無子也宜待親子乃立

林泉野記所謂附麗蓋

指鼎也頃嘗以符所議問于其孫知新繁縣事 三月

詔 普安郡王朝朔望已亥秘書少監秦梓兼資善

堂贊讀以璩未出閣故梓檜弟也 普安郡王府別

以館職趙衛錢周才二人兼教授壬寅 上出閣就

外第八月和議成顯仁皇太后自五國城來歸 上

從 高宗奉迎於臨平鎮十三年九月乙丑秀王以

左朝奉大夫秘閣脩撰主管台州崇道觀致仕

日遂歷

卒於秀州十四年正月 普安郡王納夫人郭氏郭

氏祥符人也會秀王喪聞戊寅詔侍從臺諫集議

普安郡王當持何服議者張澄李文會秦熺周三畏

王英劉才邵詹大方張叔獻段拂何若游操奏檢照

國朝會要嘉祐四年九月詔使臣內殿崇班率府以

上遭父母喪並聽解官行服宗室解官給奉乞依故

事庚戌秦檜進呈 高宗曰始議養宗室子今子偁
 死若不使之持服則非本朝典故宜從其議日六月
 詔秀王許用普安郡王初除節度使贈太子少帥令
 秀州量行應副葬事遂葬湖州城外之箐山會始
 普安既解官而蘇符以左朝散郎除知遂寧府未上
 諫官詹大方劾符居論思之地識慮淺暗降其二官
會蓋指前事也大方遷御史中丞遂論責授清遠軍
 節度副使潮州安置趙鼎輔政累年不恤國事邪謀
 密計深不可測與范冲輩咸懷異意以徼無望之福
 用心如此不忠孰甚焉九月移鼎吉陽軍安置日三

年死貶所十五年二月制加璩檢校少保封安平郡
 王出閣就外第號東西府附八月初命館職二員並
 兼 普安恩平二王府教授時福州州學教授王
 石代還獻書於檜曰 上即位十九年儲貳未建安
 危所繫孰大于此公獨不開陳乎不報後七年石調
 官入都復伸前論檜曰君謂檜不省邪時未可耳周
大撰石墓志有此檜面 十六年四月乙巳 普安郡
論石乃二十二年也 王免喪還舊官實十七年六月戊午改常德軍節度
 使二十八年八月子彥以右武大夫忠州團練使卒
 恩平解官如前議二十四年夏四月衢州盜起秦檜

遣殿前司將官辛立將千人捕之不以聞 上因入侍言之 高宗大驚明日以問檜檜曰不足煩聖慮故不敢聞俟朝夕盜平則奏矣退而求其故知 上言之乃謂 上在秀王喪二年不當給俸月除二百

緡 上白 高宗 高宗乃自出內帑月如所除給

焉 晁公邁箕山日記有此但無年月及所遣將姓名今以日歷參考脩入 上之英武為檜所憚此其一

也不可不載 俾後有考 二十五年十月檜疾篤其家秘不以聞

謀請燔代 上又密啟之 往歲在行朝聞士大夫所言如此 高宗即

日幸其家視疾遂降制勒燔致仕是夕檜死二十六

年閏十月秘閣修撰辛次膺入對論國本未立 上

改容曰誰可次膺曰知子莫若父 上稱善 胡銓撰次膺墓

志 未幾國子司業兼崇政殿說書王大寶因侍經筵

密陳宗社大計 上諭以措置已定時相惡之十一

月辛卯奏以大寶直敷文閣知温州 胡銓撰大寶墓志 二十

七年春 高宗策進士晉原閣安中對曰太子天下

本陛下當脩祖宗故事累年于茲矣日就月將緝熙

光明之學其歷試周知不為不久也而儲位未正嫡

長未辨臣愚深恐左右前後之臣浸生窺伺漸起黨

與閒隙一開有誤宗社大計此進退安危之機也願

斷自宸衷蚤正儲位以係天下之望自秦檜得政士

大夫無敢以儲副為言者 高宗覽其對而異一作善
 之遂擢為第二十八年冬新除利州路提點刑獄
 范如圭引疾乞奉祠因奏漢胎養令遂纂至和嘉祐
 名臣乞選建宗室章疏三十六篇囊封以進且言曰
 願陛下深考羣言仰師成憲斷以公道無貳無疑則
 天下幸甚時宗籙並建道路竊有異言人或以越職
 為言如圭不顧也疏入危之 高宗感其言朱熹撰如圭墓誌
 二十九日西國子博士史浩轉對內殿將
 退復奏曰小臣敢冒萬死畢愚忠 普安恩平皆聰
 明宜擇其賢者浸別異之以係天下之望 高宗頷

之浩退 高宗目送之翌日命除秘書郎甫四月兼

二王府教授史彌大世家 六月甲子一作午 陳康伯除右僕

射面謝因及范如圭所進嘉祐至和章疏 高宗問

如圭之意如何康伯曰如圭可謂愛君之至言之不

盡故類聚以進呈 高宗曰朕久有此意感伯曰須

宸斷堅決乃可 高宗首肯之康伯附傳時 高宗已深

知 上之賢而恐 顯仁后意所未欲故遲遲焉紹興

今會 后已服藥後六日 皇太后崩十二月乙丑

端明殿學士提舉萬壽觀兼侍讀張燾告滿還朝奏

疏曰儲貳天下之本自古人主必致重于此其或儲

之一作嗣子未生必取之兄弟之子漢成帝立定陶王是

也其或兄弟之子無其人必取之宗室之子以待嗣

子之生 真宗皇帝是也至于 仁宗皇帝其事尤

詳矣陛下聖見高明選建二王而子育之亦有年矣

然臣聞之傳曰兩貴不能以相事又曰物莫能兩大

此天下之常理也願陛下權時之宜斷自淵衷稍優

其禮加以國封而別異之則天下之心皆有所屬矣

高宗愀然曰朕懷此久矣此事人所難言卿言實

契朕心俟開春當議典禮翌日遂以燾為吏部尚書

燾時郁民望為諫官左宣教郎知大冶縣肅之敏貽

書民望以司馬光范鎮事語之民望不能用也周必大撰

之敏墓誌有此三十年二月壬子百官以顯仁喪禮畢始純

吉服是日宰相湯思退陳康伯奏事畢密院將退

高宗留知院事王綸同知院事葉義問諭之曰朕有

一事所當施行似不可緩 普安郡王甚賢與欲差

別卿等可議除少保師相仍封真王眾皆前賀 高

宗曰朕久有此意深惟載籍之傳並后匹嫡兩政偶

國亂之本也朕豈不知此第恐 顯仁皇后意所未

欲故遲遲至今思退曰陛下春秋鼎盛 上天鑒臨

必生聖子為此以係人心不可無也 高宗曰此事

出于朕意非因臣下建明且顧康伯曰去年卿留身朕亦嘗及此事甚無難者卿等宜檢典故進呈宰執退思退留身言適奉聖訓非古帝王所及高宗曰朕覽唐宗宣事羣臣有議及儲嗣者輒怒斥去可謂不達禮矣於是上育宮中已三十年天資英明豁達大度左右未嘗見喜愠之色趨朝就列進止皆有常度騎乘未嘗妄視平居服御儉約每以經史自適嘗語府寮曰聲色之事未嘗畧以經意至于珠寶瑰異之物心所不好亦未嘗畜之騎射翰墨皆絕人高宗嘗謂近臣曰卿亦見普安乎近來骨相一變

非常人比也

玉牒

於是張燾力求去

高宗留之不可

丁卯以燾爲資政殿學士致仕

年譜

戊辰三省樞密院

進呈

普安郡王加官移鎮進國名及宣制吉日思

退曰少保開府自元豐以來不並入御更取聖裁

高宗曰封真王須帶開府儀同三司可且除使相思

退曰臣等授典禮非至親不封真王今進封則當冠

以屬籍如環衛官稱皇姪之類高宗曰可便以爲

皇子若此則瑀

一作瑒

諸子亦合加恩數卿等可擬定

進呈又曰更有一事璩亦與少恩數令判太宗正事置司紹興如此則皆定矣思退曰立皇子當詳詔及

遣官告宗廟 高宗從之癸酉 高宗詔服淡黃袍
 犀帶御垂拱殿思退等奏立皇子恐合依故事改賜
 名并具名乞畱中奏事退御筆付三省瑗可立為皇
 子改名瑋令學士院降詔日歷遂召學士周麟之至都
 堂諭旨草詔進入熊克小歷以為楊椿草詔誤也海陵集有此詔本甲戌內
 出手詔曰朕荷天祐序承 列聖之丕基思所以垂
 裕于後夙夜不敢安寧惟本支之重彊固王室親親
 尚賢厥有古誼 普安郡王瑗 藝祖皇帝七世孫
 也自幼鞠于宮闈嶷然不羣聰哲端重閱義有立元
 于宗藩歷年滋多厥德用望茂實之懿中外所聞朕

將考禮正名昭示天下夫立愛之道始于家邦自古
 帝王以此明人倫而厚風俗者也稽若前憲非朕敢
 私其以瑗為皇子乃賜名瑋玉牒乙亥召學士楊椿諭
 旨鎖院陳良祐撰椿墓誌丙子制授皇子寧國軍節度使開
 府儀同三司進封建王制既出朝士動色相慶中外
 大悅丁丑宰執入賀 高宗曰昨日宣詔想見人心
 喜悅三月丙午制授恩平郡王璩開府儀同三司判
 大宗正事置司紹興府始稱皇姪丁未樞密院奏事
 高宗曰璩昨日之除如何王綸對曰陛下春秋鼎盛
 已為宗社無窮之計今日笑談裁決畧無難色

高宗曰朕決此計已九年 建王所佩玉魚乃置權場之初令買此玉以備今日之用舉此即可知矣

王二朕育之宮中三十年瑋始育之張婕妤璩育之

皇后自張之沒 后收而併視之今日之除后意與

朕合實錄四月詔 建王賜字元環玉牒有此周麟之

麟之被旨撰三十一年金人入寇九月十月朔下詔

親征壬子 建王以明堂恩改政南軍節度使時兩

淮失守廷臣爭陳退避之計 上不勝其憤請率師

為前驅直講史浩以疾告數日矣聞之亟以晉申生

漢惠帝事入示 上力言太子不可將兵且曰難危

之時父子安可跬步相違事變之來有不由已者唐

肅宗靈武之事是已肅宗第得早為天子數年而使

終身不得為忠臣孝子誠可惜也 上大感悟曰將

若之何浩乃為草奏但自悔過請衛從警蹕以供子

職因 中宮以奏 高宗方疑怒覽之意頓釋知其

奏出于浩詰朝語大臣曰史浩真王府官也史彌大世家

既而殿中侍御史吳芾求對乞以 上為元帥先往

撫師朱熹撰芾墓誌浩復遣大臣書言 建王生深宮中平

居未嘗與諸將接安能辦此議者又謂 主上親征

可使 王居守浩復以為不可史彌大世家高宗亦欲令

上徧識諸將查籥撰杜莘老墓誌有此十二月遂扈蹕如建康

時方雨雪 高宗御毡衣毡笠乘馬 上亦騎從雨

漬朝衣畧不少顧而宰相以下多肩輿者趙姓之中興遺史

三十二年二月 高宗還臨安傳授之意已決懲宣

和吳敏輩自以為功不以語羣臣中書舍人唐文若

獨請對言不宜急遽周必大跋文若帖有此會左僕射陳康伯

乞去位 高宗曰更待三數月康伯喻意不復言既

而 高宗益倦勤康伯密贊大議且曰今不正名恐

下有疑似之心且諸將分屯江上必使之曉然咸知

聖意遂草立 皇太子手詔以進康伯附傳五月甲子內

降詔曰朕以不德躬履艱難荷 天地 祖宗垂佑

之休獲安大位三十有六年憂勞萬幾宵旰靡憚屬

時多故未能雍容釋負退養壽康今邊鄙粗寧可遂

如志而 皇子瑋毓德允成神器有託朕心庶幾焉

可立為皇太子實錄仍改名熾是時呂廣問權禮部侍

郎康伯外姻也廣問適以土王祠黃帝而監察御史

周必大監祭康伯折簡齋宮密議典禮廣問見必大

因及之必大曰熾字與昭宗名同音可乎廣問告康

伯亟取旨改賜名脊御札今藏周必大家後十日賜字元永玉牒

于是以望仙橋東秦檜舊第為新宮六月戊辰名曰

德壽命內侍張去為領之日後數日御筆追崇 皇
 太子所生父中書舍人唐文若既書黃矣因過周必
 大共嘆聖德不可及而疑名稱未安歸白宰相請更
 黃而堂吏不可文若執不已宰相以聞改稱 皇太
 子本生親周必大省齋文藁 尋又詔宗室子稱併妻合行加
 封令侍從臺諫禮官討論典禮奏聞遂就御史臺議
 于是翰林學士洪遵等奏欲依 國朝封贈宗室近
 屬體例高官大國極其尊崇庶于人情義理皆為宜
 稱子偁欲稱皇兄贈太師追封王賜諡妻封王夫人
 甲戌詔皇兄故左朝奉大夫秘閣脩撰贈太子少師

子偁加贈太師中書令追封秀王諡安僖妻宜人張
 氏封王夫人殿中侍御史張震右正言袁孝其論右
 僕射朱倬乙亥倬除職奉祠洪遵草制畧曰千秋無
 閱闕功早緣寤意又曰元良天下之本乃覲疇庸日
 震乞報行言章不喜無隱集 是日 高宗內出御札曰
 朕宅帝位三十有六載荷天之靈 宗廟之福邊事
 寧寢國威益振維 祖宗傳序之重兢兢焉懼不克
 任憂勤萬機弗遑暇逸思欲釋去重負以介壽域斷
 自朕心亟決大計 皇太子御名賢聖仁孝聞于天下
 周知世故久繫民心其從東宮付以社稷惟 天所

相非朕敢私 皇太子可即皇帝位朕稱 太上皇
帝退處德壽宮 皇后稱太上皇后一應軍國事並

聽嗣君處分朕以澹泊為心頤神養志豈不樂哉尚
賴文武忠良同德合謀求底于治詔洪遵所草也

中興 玉堂制草 丙子 高宗行內禪之禮百官班紫宸殿下有
司設黃麾仗五百人太常宮架樂工百人設而不作

晁公翹箕山日記 先是 高宗嘗諭 上以傳禪意 上流
涕固辭至是遣中使召 上入禁中復加面諭 上

推遜不受即趨側殿門欲還東宮 高宗勉諭再三
乃正位于是 高宗出御紫宸殿百官起居畢左僕

射陳康伯知樞密院事葉義問叅知政事汪澈同知

樞密院事黃祖舜祖一作宗 陞殿奏 陛下超然高蹈有
堯舜之舉臣等不勝欽贊第自此不獲目望清光犬

馬之情無任依戀因再拜泣下 高宗亦為之揮涕
曰朕在位三十六年今老且病久欲閑退此事斷在

朕意非由臣下開陳也卿等宜勉力以輔 嗣君康
伯等奏 皇太子賢聖仁孝天下所知似聞謙遜太

過未肯即御正殿 高宗曰朕已再三邀留今在殿
後矣 上皇入宮百官移班殿門外宣詔畢入班殿

庭頃之 皇太子服袍履內侍扶掖至御榻前拱手

側立不坐應奉官以次稱賀內侍扶掖至于七八乃
 畧就坐宰相率百寮稱賀 上遽興康伯等升殿奏
 願陛下卽御坐正南面以副 太上皇付託之意
 上愀然曰君父之命出於獨斷然此大位俱不克當
 尙容辭避班退 大上皇卽日 駕之德壽宮 上
 服赭袍玉帶步出祥曦殿門冒雨掖輦以行及宮門
 弗肯止 上皇麾謝再三且令左右扶掖以還顧曰
 吾付託得人斯無恨矣左右皆呼萬歲玉牒百官扈從
 上皇至德壽宮而歸頃之 太上皇后赴德壽宮
晁公邁箕山日記 詔 太上皇帝 太上皇太后尊號令

有司集議以聞在內諸司日輪官吏赴德壽宮應奉
 少有怠慢以大不恭論德壽宮宿衛依皇城門及宮
 門法實錄自是二十六年之間國勢奠安海內康寧孝
 愛一作慈兩盡今古鮮倫唐人所謂一日三朝大明天
 子之孝問安視膳不改家人之禮蓋實錄也 廟
 號孝宗不亦宜乎

高宗在位無失德內禪一事駸駸乎三代以上矣
 獨縱檜殺飛夾計和議終爲一生之玷論者誅其
 心遂謂不欲二聖還觀此志殷殷以藝祖爲言仁
 孝之思昭然如見亦可諒其心跡矣辛丑七月朔
 日原跋瓶花齋

建炎以來朝野雜記乙集卷第二

宋

井研

李心傳

伯微

撰

上德二

乙酉傳位錄

光宗皇帝以藩王越繼大統蓋阜陵為天下慮不
 私其子而虞允文為相贊成上意密決大議世或
 未之知也先是隆興初張浚為江淮宣撫使自上疏
 援漢故事乞立太子孝宗方有兵革之事且謙遜
 未遑也始孝宗在藩邸成穆郭后生四男長鄧
 王愔次慶王愷次恭王卽上次未命而天追賜名

恪贈使相封邵王乾道元年六月鄧王夫人錢氏生子 太上甚喜先兩月 恭王亦生子於是秘書少監兼恭王府直講王淮攜白劄子見大臣言 恭王夫人李氏四月十五日生皇長嫡孫時 孝宗未置相參知政事錢端禮行丞相事端禮鄧王夫人之父也見之不悅明日進呈乞令禮部太常寺檢會合行典禮 孝宗曰不合稱嫡孫只合稱皇孫端禮曰此月三日晨鄧王府先申誕皇嫡孫是晚恭王府方申到文字 孝宗曰朕知之見鄧王府申後恭王府方申今就十二日奏告更不須差官端禮曰嫡庶具載

禮經所以別嫌疑明是非定猶豫 孝宗曰重冢嫡正謂此端禮曰初二日詣德壽宮 太上皇帝宣諭皇嫡孫生與其他事體不同 主上聖孝所招卿須當行賀禮臣遂具奏上表於初五日稱賀昨日王淮來見臣出白劄子及稱年鈞以長義鈞擇賢 孝宗曰此是何語皆非所宜言虞允文時爲參知政事亦奏曰祭不入支庶之家可見聖人制禮之意端禮曰講讀官當以正論輔導不應爲此邪僻之說 孝宗曰淮實啟邪心當行黜責端禮奏具與放外任謝辭 孝宗令批旨具載本末乃詔王淮傾邪不正有違

禮經可與外任仍放謝辭三省時正記八月遂立鄧王為

皇太子明年七月詔皇太子男皇嫡孫賜名禔一作

除福州觀察使封榮國公恭王男皇孫賜名挺一作

除左千牛衛大將軍又明年七月皇太子薨諡莊文

四年太子小祥五年大祥皆命輔臣就東宮行禮六

年五月允文獨相六月遂以知樞密院府為莊文太

子外第命榮國公與錢妃自東宮徙居焉先是正月

戊辰大雨震電庚辰大雨雪陳良翰時為左諫議大

夫以東宮久未建手疏言之良翰行狀孝宗嘉納左相

陳俊卿之未去也有議皇孫出外者俊卿為秘書監

李燾言之燾出梁昭明傳示俊卿俊卿愕然而止及

是復申前議著作左郎劉焯見允文語及之允文曰

允文見君上及此但道家事忽問外人焯曰徐勣此

言豈可效耶晁公邁日記其實允文將與孝宗謀建儲

也七月台州進士鄭偉上書亦及春坊事允文薦於

孝宗召見補右廸功郎晁公邁日記云往時偉已有

而止至是介于王抃抃見右相使偉俟于客位俄延

入今日引見命以官公邁所記如此而實錄會要及

龔頤正持命錄皆無是月二十七日乙巳太史奏是

夜四更後東北方火星順行在木星西南入宿各不

及一度占云木火合宿主册太子當有赦八月三日

庚戌 孝宗御垂拱殿允文乞留班奏事三省樞密院進呈文字訖執政下殿允文方欲有所奏 孝宗宣諭云祈請陵寢使副虜中已遣官來取接近又報遣統石烈志寧來汴京此意如何允文奏云甲申江上之盟志寧主之虜以泛使來未知爲何事不免疑我淪盟爾若知我以陵寢爲問志寧必先回燕蓋待我使至央大議當在虜庭也 孝宗又云虜中簽發兩河人及生女貞必以爲戰用在今日宜每事蚤定先爲不可勝以待之卿且留意允文奏云臣累日齋心今日涓吉有一大事方欲干犯雷霆之威冒萬死

以請 孝宗云何事允文奏云自古人君卽位一二年後必建立儲貳以隆萬世之統以係四海之心國家治亂安危之機莫大于此故曰太子國之本也國本政而萬事理况今日聖志已定將大有爲于天下若一旦虜敗盟連兵兩淮六飛必須順動監國撫軍誰任其責臨事之變倉卒議之當有不如人意處又陛下在位將十年而元良虛位中外士大夫共懷憂疑但往往畏死不敢啟口開陳爾臣蒙陛下大恩付以心腹之託使定大計今日之事莫大于此莫急于此曰者水火合宿太史奏以爲當册太子天心仁愛

朝野雜記卷二 四
陛下昭示休祥願陛下上順天心下從人望蚤出睿斷孝宗欣然云朕久有此意事亦素定但恐儲位既正人心易驕便自縱逸不勤于學浸有失德不可不慮朕更欲令練歷世務通知古今庶幾無後悔爾允文奏云臣平日竊觀陛下聖孝至篤豈不以宗社爲念聖慮最遠豈不以儲副爲急所以遲遲至今亦必有說今蒙宣諭益有以見陛下重惜神器封植國本爲萬萬年之永圖天下幸甚然臣之愚以謂此事不過審擇宮官使日聞正言日行正道眞積力久自然無不趨于正安得有後悔又儲闈一開深居中禁

常得在陛下左右日親帝學何患不光明日與朝政何患不練歷以臣之愚謂早建儲宮其所成就必遠過于外處潛邸孝宗曰丞相言極是但此事却有些遷次非久于選德獨與丞相議之允文卽奏云臣以愚忠所迫昧死有請敢意陛下遽賜察納臣無任感蒙天荷之至容臣再拜謝恩拜訖復奏云此事願陛下早畱聖念孝宗云甚好甚好不過旬日間二十五日壬申朝殿奏事至下馬處中使傳旨令右丞相畱班孝宗以邊事一二宣諭已奏對訖允文奏云臣比者敢以早建東宮事有請陛下欣然卽賜開

納今已踰旬日未准處分臣實憂懼 孝宗曰此事已決偶數日來多事未及與卿商量允文奏云昔唐太宗從容謂侍臣曰當今國家何事最急各爲我言之高士廉曰養百姓最急劉洎曰撫四夷最急岑文本曰行禮義最急獨褚遂良云今四方仰德誰敢爲非但太子諸王須有定分陛下宜爲萬代法以遺子孫太宗答曰此言是也朕年將五十心常憂慮頗在此耳臣仰惟陛下日月之明于唐君臣之言是非去取必有所擇臣竊詳唐太宗與侍臣言此貞觀十六年太子承乾已立遂良但以嫡庶名分未正其言至

如此今日之事臣之所憂有甚於遂良但不敢盡言爾 孝宗云朕志已素定正欲與丞相議之朕見唐太宗用兵取天下心甚敬之至議立太子乃引佩刀自決亦未嘗不笑之蓋處置家事何用如此今秋事向晚冬初又虜使來有一番禮數若干郊禮時或前或後降旨揮如何允文奏云聖志果定于郊天慶成日降旨揮甚好蓋日南至天正也 孝宗云當用此日十一月五日辛巳大駕至郊壇齋于青城是日午有旨宰執奏事既至青城門下馬處又有旨令右相留班 孝宗宣諭云立太子事朕但欲與丞相議爾

如何允文奏云此陛下之家事臣不當與臣不敢遠引漢唐以喻今日臣記得本朝太宗皇帝卽位之後以議立太子事大臣有竄黜過嶺者自後無敢復言至淳化末年足瘡召寇準于青州旣入對太宗曰卿來何遲準對曰臣守藩在遠非賜召臣無緣望清光太宗曰東宮未立如何準對曰此事問內人亦不可問大臣亦不可問中貴人亦不可惟陛下獨斷乃可爾太宗曰恭王可乎對曰知子莫若父陛下若以爲可願早降處分乃立真宗臣嘗讀國史太宗八子真宗爲第三而寇準所對曲折之間但

欲自太宗發之爾太宗英斷一發千百世無有議之者此臣倦倦之忠獨有望于陛下也孝宗云此事無可疑今郊天後先欲與卿商量加上兩宮尊號立太子可用春初亦未晚否允文奏云陛下卽大位九年三見上帝前兩郊有意外相妨事昨日宿太廟大雨不止羣心憂疑夜半行事時中天星氣炳然百執事駿奔中庭皆如禮咸謂陛下聖德有以感召今日霽色如此熙事必成陛下欲歸美兩宮益隆徽稱此千載稀有之慶臣敢再拜已而奏云陛下欲以春初立太子臣謹奉詔是時願陛下更無

改易 孝宗云只俟 兩宮禮畢便降旨揮又微笑
 云朕家好事數件皆是丞相做了允文頓首謝又奏
 云二事淵衷素定睿斷必行臣但贊襄奉行而已辛
 卯正月一日丙子 太上皇帝 壽聖皇后受冊寶
 禮畢五日庚辰允文奏事紫宸殿後幄乞畱班奏云
 去年郊天前一日臣賜對郊宮寢殿蒙陛下宣諭少
 埃 兩宮尊號禮畢便降立太子旨揮今 兩宮冊
 寶慶成乞蚤賜處分 孝宗曰丞相畱意此事如此
 朕欲以中春上旬擇日行禮非久于內殿更與卿議
 之又有少說朕欲立太子後餘一親王便欲令出鎮

外藩不知本朝有何典故允文奏曰陛下止有兩太
 王若立一王為太子一王自畱王邸侍陛下左右本
 朝亦無似此典故 孝宗云朕之慮甚遠卿可于唐
 以前仔細密加討論別一日進呈允文奉旨而退
 月二十七日本史奏云 十四日戊子進呈 此一日奏
 云以後並允文手記 最緊要而
 允文手記乃闕 二十四日戊戌允文擬進立太子御
 之甚可惜也 晁公邁箕山日記云高子長正月未離臨安李道
 劄之宣贊範者託語其父云三大王言丞相遺腹
 心來報諸議已定大人差遣可無慮後旬日建諸詔
 下考尋諸書子長名祚此時以右朝請郎充四川宣
 撫使主管機宜文字自荆南前去之任 二月七日壬
 道恭王夫人之父此時為湖北副總管
 子晚朝 孝宗御選德殿始以立 皇太子御劄宣

示大臣允文等奏元良天下大本陛下獨出睿斷為天下得人各再拜賀 孝宗曰前世人主多以此為諱朕甚不取國有儲副自古已然何諱之有允文曰唐太宗號英主至此乃不能決猶引佩刀以自向 孝宗曰朕常笑之雉奴仁懦太宗既知之矣卒不能奪以基禍亂 皇太子朕觀之熟矣他日親御戎輅以撫六師監國之任不及今蚤定何以繫天下心允文奏臣等受詔未敢行出俟來日集百官宣布 孝宗曰善是夕鎖學士院命直院鄭文章 皇太子及慶王加封兩制八日癸丑百官班文德殿詔曰朕紹

承大統于今十年深惟 太上皇帝付託之重而元

良虛位惕然于懷傳曰儲副天下公器朕其敢有所

私哉第三子御名仁孝嚴重積有常德學必以正譽日

以休斷自朕心俾膺主鬯以示宗社之慶可立為皇

太子其官屬儀物制度令有司討論典禮以聞咨爾

中外體予至懷虞允文撰詔手稿同此但擬本云皇

體至懷御札改云體予至懷擬本云如改賜名即出書作云改賜名某御札不改 宣詔畢內

出麻制 皇第三子恭王御名立為皇太子皇子雄武

軍節度使開府儀同三司慶王愷特受雄武保寧軍

節度使判寧國府進封魏王三月四日戊寅命宰執

燕餞魏王于玉津園用文彥博故事也王登車顧允

文曰更望相公保全

是公遼箕山日記云爾公遼二時自尙書郎除潼川運判

二

十三日丁酉太子受册四月二十日甲子御劄 皇

太子判寧安府二十三日丁卯將鎖院或疑宣麻給

告非待儲貳之體二十四日己巳後省官禮官會議

於史院二十五日庚午御筆 皇太子某宜領臨安

尹命直院周必大草制必大具奏二十六日辛未告

廷畢別錄本賜 太子九年二月榮國公薨四月

皇太子解尹事淳熙元年十月魏王改判明州七年

二月王薨遺表上 孝宗泣然流涕謂右丞相趙雄

曰朕向來所以越次建儲者正爲此子福氣稍薄耳

然亦不料其如此之天也卽葬於會稽諡惠憲他日

又謂雄曰 太子資質極美但尙少學問耳每遣人

來問安朕必戒之云且語太子切須畱意學問十四

年十月 太上皇帝崩于是 孝宗已有禪意十一

月二日己亥百官大祥是日手詔 皇太子可令參

決庶務先旬日 孝宗獨召學士洪邁入對謂曰朕

將行內禪且欲如唐貞觀故事令 皇太子參決如

何邁言天禧資善之詔可舉行也越七日又對以典

故具呈因曰宣麻降制旣於體不順只頒中旨又違

于禮臣謂宜為詔至是詔下周必大為右丞相手詔
令討論資善堂典禮必大奏天禧時 仁廟尚幼始
見輔臣恐不可用西晉有宣猷堂今作議事堂可也
十五年正月二日戊戌必大請 孝宗特御延和殿
令宰執奏事畢然後過堂議事 李壁作必大行狀云先是有詔
東內門司改充議事堂 皇太子隔日與宰執公裳
係鞋相見議事如有差擢在內館職在外部刺史以
上乃以聞除諸郡守臣係侍從及文臣監司武臣黔
轄外並於議事堂叅辦納劄子其可行者 皇太子
同宰執將上取旨九月乙巳又詔每遇朝殿令 皇

太子侍立于是太常少卿兼左諭德尤袤獻書于
太子曰大權所在天下之人所爭趨其可懼也願殿
下事無大小一取 上旨而後行情無厚薄一付眾
議而後定又曰利害之端常伏于思慮之所不到疑
問之萌每開于隄防之所不及儲副之位止于視膳
問安不交外事撫軍監國自漢至今多出權宜事權
不一動有觸礙乞俟耐廟之後便行懇辭以彰殿下
之令德 太子覽書褒嘆曰諭德可謂見愛之深矣
三月永思陵既掩殯五月左丞相王淮罷周必大獨
相十一月四日必大乞去位 孝宗諭以比年病倦

欲傳位 太子卿須少留必大奏聖體康寧止因孝
思稍過豈應遽爾劬勤 孝宗曰禮莫大于享宗廟
而孟 享多以病而分詣孝莫大于執喪而不得日
至德壽欲不退休得乎朕方以此委卿會陳康伯家
以紹興傳位親劄來上十二月十二日壬申 孝宗
遣中使密持賜必大因令留身討論典禮初議賀正
旦北使出門卽擇日傳授偶太史局言二月旦太陽
蝕九分辛卯除夕必大留身密奏云 太子聽政淡
旬不應便講避殿之禮可少展否 孝宗大以爲然
曰朕亦可以當災遂定仲春壬戌吉又命必大草詔

專以奉几筵侍東朝爲意十六年正月三日甲午皇
孫柄爲耀州觀察使封嘉國公柄魏惠憲王子也時
皇太子之子已先拜節度使封平陽郡王矣八日
己亥遂進必大左丞相而留正越次拜右丞相王蒲
葛邲並自尚書擢爲執政執政官黃洽蕭燧皆相繼
罷十五日丙午 皇太后遷慈福宮春坊姜特立見
必大問曰宮中人人知上元後主行典禮今悄然何
也必大謝曰此非外庭所敢與聞特立不悅而退必大
自記此事且云意間言或自此入但以會學士李巖
爲月未則誤也當在上宣諭二府之前以草制失指得罪乃命禮部侍郎尤袤直學士院時

內禪有定議 孝宗未以諭近臣而外已喧傳袞因
 論及虜中事 孝宗因慨然良久諭袞曰旦夕制册
 甚多非卿孰能為者故處卿以文字之職二十日辛
 亥二府奏事 孝宗始諭曰朕年來稍覺倦勤旬日
 間禪位與 皇太子退就休養以畢 高宗三年之
 制有合施行事宜卿等可一面理會進呈因令必大
 畱身進呈草詔 李壁泌作必大行狀以為壬子日事實錄乃在辛亥今從之 二十
 八日己未詔德壽宮改為重華宮二月二日壬戌
 孝宗吉服御紫宸殿有司立仗百官起居免舞蹈宰
 執奏事畢駕與百官移班殿門外內降詔曰朕以菲

質循堯之道統業萬機歷歲稱長賴兩儀 九廟之
 德邊鄙不聳年穀順成底于小康爰自宅憂以來勉
 親聽斷不得日奉 先帝之几筵躬行 聖母之定
 省固已慊然于懷况乎春秋寢高思釋重負 皇太
 子 御名 仁孝慈哲久司七鬯軍國之務歷試參決宜付
 大寶撫綏萬邦俾予一人獲遂事親之心永膺天下
 之養不其美歟 皇太子可即皇帝位朕移御重華
 宮 用必大改付應制藁同此但移御上有當字御札無之 宣詔訖百官入班殿
 庭 皇太子即皇帝位側立不坐如紹興三十二年
 之禮百官稱賀畢三省樞密院奏事退放仗 孝宗

御便殿 新皇帝侍立繼登輦同詣重華宮 新皇帝還內卽下詔上尊號曰 至尊壽皇聖帝

加上 光宗尊諡

嘉泰三年秋七月癸未詔加上 光宗憲仁聖哲慈孝皇帝尊諡爲十六字自商周以來人主始有諡大抵節以一字而已間亦有用二字者如商之成湯周之貞定是也嗣後歷漢魏迄唐初皆然至高宗改諡太宗爲文武聖皇帝始用三字天寶末又例加至七字逮玄宗肅宗之歿遂加以九字易名而益非古矣代宗德宗初諡皆四字順宗增爲六字憲宗又損爲

五字自是終唐之世皆因之惟宣宗以復河湟功增順宗憲宗爲九字其餘則否五代朱梁初諡亦五字唐明宗六字晉漢周皆七字周世宗四字 本朝初諡亦六字大中祥符元年始增 祖宗諡爲十四字五年又增二字十六字之諡自此始矣 真宗初加爲八字再加乃十六字 仁宗以後初加卽十六字惟 神宗累加至二十字而 欽宗之諡無加焉此其所以異也詔下之九日壬辰宰執侍從兩省臺諫禮官集議于尙書省請加諡曰循道憲仁昭功茂德溫文順武聖哲慈孝皇帝詔恭依其年十一月日至

上祀南郊前一日親帥羣臣奉上玉冊于太廟本室如故事

成肅謝皇后

永思陵既復土 壽皇欲迎 憲聖還居大內而憲聖以爲 上皇享天下之養優游二十餘載升遐此宮何忍遽然遷去今几筵又復安奉于此倘欲還內當俟終制乃命有司改築本殿爲慈福宮就居之故內禪詔書首言躬行 聖母之定省蓋以此也及壽皇升遐憲聖 壽成二太后當還內而壽康宮已在南內矣乃改重華宮爲慈福宮以舊慈福宮爲

重壽殿

二太后皆徙居此

憲聖終喪又改慈

福宮爲壽慈以奉

太后

光宗撤几筵

上復請

太后還內而

太后以爲久居此宮凡百安便况以年尊不欲遷移

上乃以慈訓諭中外時嘉泰三

年九月也其年十月上尊號曰壽成惠聖慈祐太皇太后以十二月甲戌奉上冊寶開禧二年春二月二日癸丑夜壽慈宮前殿火殆曉始熄于是 太皇太后復歸大內三日甲寅詔壽慈宮遺火由朕涼德以至回祿爲災上驚慈闈可自初四日撤樂避正殿又詔已迎請 太皇太后過內中朕連日奏請乞不須

還宮庶便晨昏之奉已蒙俞允是日 太皇太后有
旨一行物色並般挈前來賜救火官兵錢七萬貫五
日丙辰正侍大夫安慶軍承宣使壽慈宮提舉吳回
等三人各降二官以遺火自劾也七日戊午 太皇
太后聖旨見勘本宮遺火一行人並免根究日下疎
放令提舉所具名姓取旨行遣殿中侍御史徐榘奏
內史王溶等三人各降一官罷壽慈宮職事尋又詔
本宮官吏並特轉一官資八日己未權殿前司公事
郭果一作步軍都虞候王處久及二司統制官五員
各特轉一官以救火之勞也三年五月 太皇太后

有疾辛卯赦天下是日崩謚成肅 后母儀三世正
位凡三十有二年弟淵官至少傅保順軍節度使賜
玉帶后崩遺命賜淵錢十萬緡金二千兩田十頃僦
緡日十千焉

今上楊皇后

今上楊皇后遂安人也少入慈福宮性婉淑 憲聖
慈烈皇后甚愛之初封郡夫人慶元三年進婕妤歸
姓 楊氏又進貴妃嘉泰二年十二月甲申立爲
皇后學士傅伯壽草制有洪惟 文母念我 神孫
美其冠于後庭俾之見于內殿蓋紀其實也后知書

史通古今兄次山本右學生慶元間爲帶御器械累遷太尉岳陽軍節度使韓侂胄死拜開府儀同三司賜玉帶嘉定三年夏拜少保封永陽郡王制書有夏掩前聞之語蓋殊命也次山能避遠權勢不與人事論者以爲外得戚之體于谷石皆爲承宣使

皇太子

皇太子藝祖皇帝十世孫燕懿王後也初名與愿慶元四年育于宮中時年六歲六年冬用故事賜名曦除福州觀察使嘉泰二年閏十二月拜威武軍節度使封衛國公聽讀資善堂以右內率府副率與銑充伴讀開府儀同三司封榮王三年十一月戊子立爲皇太子更名熈嘉定元年四月甲寅詔宰執日赴資善堂會議遇朝殿令皇太子侍立閏月丁亥太子出居東宮年十六矣議者以熈字難避二月八月甲申又更名詢自太子侍立而宰輔大臣並兼師傅賓客蓋用天禧間故事

華冲穆王

華冲穆王坦 上第五子也母曰楊皇后嘉泰二年冬生未踰月薨嘉定二年冬追賜名贈太師尙書令命有司改葬故事後宮正一品生皇子得奏補班行

二名至是增爲四名重其禮也后辭詔葬許之

申冲懿王

申冲懿王塙 上第六子也開禧三年正月生尋不育三月追賜名贈太師尙書令仍加封諡云

順冲懷王

順冲懷王圻 上第七子也母曰鍾夫人開禧三年正月丁亥夜生于宮中始夫人生二子其一丑時不育而圻丑未也二月己未詔禮寺討論合行典禮禮官請用熙寧九年故事奏告天地宗廟社稷高禩諸陵攢宮太師率臣率百寮拜表稱賀從之後旬日皇

子薨輟視朝三日追賜名贈太師甲戌出殯

肅冲昭王

肅冲昭王均 上第八子也嘉定元年生閏四月薨追賜名贈太師尙書令加封諡給事中倪思言皇子以師傅名官於義未安乃止贈尙書令

沂靖惠王

吳興郡王柄以開禧二年五月薨 上臨奠輟視朝二日贈太保追封沂王諡靖惠王性早慧然體羸多疾 上友睦甚至及病侍醫每製藥必先以方書取旨而後進王其親愛如此王子垓早夭均嘉定初賜

名補右監門衛將軍再遷福州觀察使出就外傳擇
卿監館職二員兼教授七年更名貴和上待近屬
甚恩前代所不及安德軍承宣使思正莊文太子繼
嗣也光宗賜名搢補右千牛衛將軍開禧初除永
州防禦使奉朝請遷福州觀察使上立太子加恩
遷承宣使七年更今名

祁國公主

祁國公主 上女也嘉定元年生六月薨追封

建炎以來朝野雜記乙集卷三

宋 井研 李心傳 伯微 撰

上德三

高宗屬意李忠定

靖康未 高宗皇帝在山東與李忠定公書御頌首
清暑伏惟鈞候萬福久違瞻謁王室多故金人連歲
侵逼中國詔書已再講和所以嚴戢兵鋒豈謂天未
悔禍乘輿蒙塵聞之心焉如割已令會兵追擊冀遂
奉迎而歸方今生民之命急于倒懸諒非百世之才
何以協際事功閣下學窮天人忠貫金石是用盡復

公舊官職澤被斯人功垂竹帛乃公素志投袂而起以振天下之溺以副蒼生之望所祝道中倍加保衛謹啟御名頓首伯紀樞密觀文之後觀此書則高宗屬意於忠定者可見矣適為汪黃所擠纔七十五日而去位此殆天意未欲恢復也惜夫

高宗與宗忠簡書

高宗皇帝與宗忠簡公等諸帥書御名去歲使賊營中道輟行所携不過千人閏月被命帥師始集東北兵民進未及畿已承再和之詔繼得礮書又戒生事且方忌器未敢輕舉但分屯近畿為逼逐之計閱日既

久刺知賊情不免督兵前進繼聞領兵戡難感涕交頤卽具公文當已呈達今聞大臣之在賊中者日久分深承其付託而二聖二后青宮諸王北渡大河五內殞裂不如無生便欲身先士卒手刃孽胡身膏草野以救君父而僚屬不容謂祖宗德澤主上聖仁臣民歸戴天意未改故老近臣將帥軍民忠義有素當資衆力共成忠孝本意除已具公文外伏望賈作士氣開曉士心奉迎君父永安社稷以成不世之勲御名不任痛憤泣血懇切之至所有受賊付託之人義當征誅然聞二聖之在刻已膺僭偽慮百

官之謀國或出權宜未當輕動徒使京城重擾軍民
被害故欲按甲近城容御移書問故得其情實即時
關報施行未晚今日之事非左右戮力造次在念恐
不能濟伏望孚察永瞻會問尚冀厚爲宗社所賴倍
保台重不宣書後復書云近有尚書省劄子於濟鄆
間訪求行府語意無他尤宜謹重作嚴備也此書宗
公遺事中第摘其畧欽錄亦不全載故具錄之

宰執恭謝德壽重華宮聖語

故事宰輔大臣除拜皆恭謝景靈宮自紹熙壬午以
來又恭謝於北內蓋德壽重華雖不以事物攬

心而爲子孫得人之意則未嘗替也故凡登進大臣
亦必奏稟上皇而後出命隆興初湯進之爲右僕
射上皇欲相張魏公而難于左右因過宮稟之上
皇上皇云各還其舊蓋魏公在紹興初纔爲右相
而進之紹興末年已爲左相故也後五日鎖院進之
轉左僕射魏公拜右僕射隆興二年春魏公行邊張
安國以中書舍人從辟爲都督府參贊軍事魏公入
辭上皇與論事甚久因問曰張孝祥想不知兵蓋以
安國儒生晚出未諳軍旅故也於是安國旋亦罷乾
道元年夏洪景伯除簽書樞密院事入謝上皇曰

上議用卿吾謂從官中無踰卿者况卿父精忠古今所無頃欲登用阻於秦檜今卿兄弟相繼入輔此天報也三年夏虞雍公謝知樞密院事 上皇曰卿與陳俊卿同在樞府俊卿極方正非如他人面從而退有後言者淳熙四年冬趙溫叔謝同知樞密院事 上皇曰聞兒子極稱道卿溫叔奏陛下可為天下得人 上皇曰余在位三十年無他過人自謂晚年此一節差得紹興四年春樞密有闕壽皇欲用趙忠定既出命矣而察官有言 高宗聖訓不用宗室為宰執者 上謀之 壽皇遂命宰執召當筆學士申

諭聖意謂 高宗聖訓本以折秦檜之姦謀故荅詔有云若乃紹興之故實蓋有為而言况我 壽皇之疇咨欲播告於衆蓋為是也是時大臣恭謝者多不得對壽皇欲見忠定乃因葛楚輔胡子遠陳晉叔入謝相繼宣引後二十餘日忠定始入謝 壽皇曰卿以宗室之賢為執政乃國家盛事卿在蜀時所進奏議甚善朕常觀此書可與資治通鑑並行似指續自通鑑 壬午迄癸丑三十餘年大臣得聞 兩宮聖訓者多矣今姑記所聞者如此以示後世

孝宗與近臣論德仁功利

乾道辛卯八月六日戊申 上召吏部侍郎王之奇
能甫太子詹事陳良翰邦彥權禮部侍郎直學士院
周必大子充同對選德殿賜坐從容訪以治道久之
袖出御筆一通首以魏徵答 唐太宗德仁功利之
問繼而書其後曰朕卽位以來于今十年功則未能
有成至於安養黎元俾遂生業政今日之急務朕未
嘗不以爲自治之良策然所行優劣亦苦不自知卿
各極陳其當否凡有未至悉情毋隱若夫仁德帝王
之高致朕亦不敢自居方以魏徵之言爲龜鑑耳能
甫等退詣政事堂以所被御筆示宰執後八日丙辰

後殿奏事 上以問大臣右相虞公并父奏此四者
當兼修而並用然德仁之責在己功利之責在人亦
不可不察於是邦彥退而奏疏曰仁德者治之本也
功利者治之效也大有爲之君務其本而效自至未
有無其本而有其效者也陛下覽觀故事親御神筆
深詔愚臣以求今日所未至此堯舜之心也臣敢無
辭以對臣竊觀陛下欲承天意而比年以來水旱間
作數千里間流殍萬計是所以承天意者未至也陛
下欲結民心而營造室屋民不聊生死亡凍餒者不
知其幾是所以結民心者未至也陛下欲任賢能而

張栻一言遽從外補正直之氣鬱而不伸是所以任
賢能者未至也陛下欲退小人而正志方逐張松繼
之張松適罷韓至又進是所以退小人者未至也至
于欲擇將帥而內外諸軍朘剝士卒專事交結不修
軍政欲卹軍情而移戍江淮措置失當使老幼狼狽
失所欲擇監司而以祥刑之寄付之武臣欲吏久任
而或到官旬日卽行改易凡此八者一有未至則于
陛下深仁厚德不爲無慮臣恐功利之效未可易至
也願陛下無以仁德爲難而忘爲治之本無以功利
爲易而速爲治之效欽崇奉若以承天意哀矜惻怛

以結民心任君子必盡其才去小人必絕其本廣搜
智畧以司閫外之權作成武勇以振三軍之氣罷監
司之非人申久任之良法自然仁德昭著功利烜赫
將與唐虞比隆而視太宗之事有不足爲者矣子充
奏云今練兵以圖恢復而用將之道未盡擇人以守
郡國而責實之方未至又指陳江池大將二浙郡守
數易之弊後四日庚申 上復遣中使持三從官奏
牘以示宰執能甫所奏未見虞公復奏今日之務莫急於論
相必擇之於未用之前信之於旣用之後不使議論
負荷者岐而爲二則是非自定利害自明重輕相扼

之勢不分毀譽亂真之禍不作德仁功利之用次第而施行之萬事將無不理矣蓋邦彥所對皆指陳時政之失故虞公有是言劉文孺時為禮部尚書上亦嘗以是為問而未聞有所規諫也邦彥尋以足疾求去其冬十二月除雜學士在外宮觀明年春二月能甫除僉書樞密院事云

孝宗論不宜有清議之說

龔實之沈持要周子充論奏附

淳熙乙未歲夏五月之十日庚寅有旨來日曲宴宰執於觀政堂辛卯以雨改就澄碧堂中燕上謂大臣

曰朝廷用人止可論賢否何如不當有黨如唐之牛

李其黨相攻垂四十年不解皆緣主聽不明所以至此文宗乃言去河北賊易去朝中朋黨難朕常笑之為人主者但公是公非何緣為黨少憇再坐羣臣奉觴為壽上曰朝廷所行事或是或非自有公議近來士大夫又唱為清議之說不宜有此此語一出恐相帥成風便以趨事赴功者為猥俗以矯激沽譽者為清高浸浸不已如東漢杜喬之徒激成黨錮之風殆皆由此可不痛為之戒而况今日公道大開朝政每有缺失雖民間亦得論之何必更言清議龔實之曰天下有道則庶人不議惟公道不行於上然後清

朝野雜言卷三
議在下此衰世氣象不是好事李秀叔曰惟有是非
故人得而議之若朝廷所行皆是自無可議 上曰
若有不是處上之人與公卿却當反求諸己惟不可
更爲清議之說卿等可書諸紳實之曰唐末白馬之
禍害及縉紳至有清流濁流之說惟大中至正之道
可以常行 上曰朕常日所行乃執其兩端用其中
於民葉夢錫宰相以下皆拜謝 上曰更飲一杯卿
等可以清議之說宣諭從班而下使之皆知沈時要
時爲權吏部侍郎兼太子詹事卽上章稱頌聖語乞
發爲明詔布之海內 上從之其月二十八日戊申

也實之奏風俗自朝廷出今所得聖語已宣示外廷
恐不須更詔郡國六月十三日壬戌侍講周子充對
後殿奏論執政聽聞不審誤以杜密爲杜喬又所引
唐末清流濁流之說不相類乞從中刪改相出尋命
刪改報行而清濁流之說猶如故也持要用此除太
子詹事兼吏部侍郎六月二日辛卯其九月夢錫罷政持要
亦坐分折欺隱降三官送筠州居住

孝宗論士大夫微有西晉風

孝宗初立厲精庶政至於財用大計尤所經心或時
呼版曹吏入禁中驅磨財賦諸庫皆有簿要多自按

視乾道元年冬洪景伯爲相因進呈戶部文字上
曰朕見令人監戶部人吏供具歲入名件較之歲出
第欠三百萬緡若行那移亦可足用景伯曰臣方欲
令如此開具上曰文字將畢不須復爾明年春金部
郎官呂摺罷景伯奏以何資深爲之上曰恐逢原
儒者不肯留意金穀事如呂摺問簿籍皆不知卿等
宜諭逢原留意職事二年秋司農少監闕魏南夫蔣
子禮奏以莫子濟爲之因言有一事須合奏知莫子
濟嘗中詞科今掌南宮箋奏恐議者以謂蹊徑未是
上曰中都官初不分清濁如司農責任亦甚重于

士人中除授亦無害也淳熙四年夏密院王季海趙
溫叔因進呈奏淮北近苦蝗此却人歲豐稔上曰
今夏蠶麥甚熟絲及米價極賤此甚可喜奏曰孟子
論王道必始于黎民不飢不寒上曰近世士大夫
多恥言農事農事乃國之根本士大夫好爲高論而
不務實却恥言之奏曰士大夫好高論豈能過孟子
孟子之言必曰五畝之宅植之以桑百畝之田勿奪
其時所見諸侯未嘗離此數語上曰今士大夫微
有西晉風稱王衍阿堵等語豈知周禮言理財易言
理財周公孔子未嘗不以理財爲務奏曰捨周公孔

于孟子不學而學王衍士大夫之有見識者必不至此曩時虛名之俗誠是太勝自陛下行總覈名實之政身化臣下頃年以來士風為之一變三館兩學之士出為郡守監司無不留意民事留意財計往往皆有能聲此聖主責實之效 上曰然近年亦稍變然猶未盡且不獨此耳士大夫諱言恢復不知其家有田百畝五十畝內為人所強占亦投牒理索否士大夫於家事則人人甚理會得至于國事則諱言之奏曰陛下志在大有為故深思遠慮如此臣等敢不罄竭忠力 上曰卿等見士大夫可與道朕此語奏曰

敢不廣布堯言温叔退而書之時政記

目今夏蚕麥以後並温叔

所進淳熙四年五月二十五日甲子時政記本文其答詞甚類温叔語但王季海為同知位在上故以臣准等收文耳

原道辨易名三教論

淳熙中 壽皇嘗作原道辨大畧謂三教本不相遠特所施不同至其末流昧者執之而自為異耳以佛心以道養身以儒治世可也又何惑焉文成遣直殿甘昺持示史文惠史公時再免相侍經席也史公奏曰臣惟韓愈作是一篇唐人無不敬服 本朝言道者亦莫之貶蓋其所主在帝王傳道之宗乃萬世

不易之論原其意在于扶世立教所以人不敢議陛下聖學高明融會釋老使之歸於儒宗末章乃欲以佛修心以道養生以儒治世是本欲融會而自生分別也大學之道自物格知至而至于天下平可以修心可以養生可以治世無所處而不當矣又何假釋老之說邪陛下此文一出須占十分道理不可使後世之士議陛下如陛下之議韓愈也望陛下稍竄定末章則善無以加矣程泰之時以刑部侍郎侍講席亦為上言之于是易名三教論

孝宗論用人擇相

史文惠論忠厚豈有過

己亥之冬趙衛公為相薦劉後溪召試館職劉公答策論科場取士之道及進入上親批其後數百言畧曰用人之弊人君患在乏知人之哲寡于學而昧于道况又擇相而不審至于懷姦私壞紀綱亂法度及敗而逐之不治之事已不可勝言矣宰相不能擇人每差一官則曰此人中高第真好士人也終不考其才行何如國朝以來過于忠厚宰相而誤國者大將而敗軍師者皆未嘗誅戮之要在人君必審擇相相必為官擇人懋賞立乎前嚴誅設乎後人才不出吾不信也 御筆既出中外大聳議者皆謂曾覲實

與視草蓋劉公甲科及第故覲有宰相不能擇人之說也一日上遣覲持示史魏公史魏公曰唐虞之朝四凶極惡止于流竄而三攻之法不過黜陟幽明而已未嘗有誅戮之科也若甘誓允征所云乃爲行師用衆設耳蓋誅戮大臣乃秦漢法也漢之七制可稱治主然見爲雜霸不得進于三代此其大疵也我太祖皇帝深以行一不義殺一不辜爲戒而得天下制治以仁待臣下以禮列聖傳心至仁宗而德化隆治至於朝廷之上恥言人過故本朝之治獨與三代同風此則祖宗之家法也而聖訓則曰過於

忠厚夫爲國而底于忠厚豈易得哉而豈有過者哉臣恐議者以陛下自欲行刻薄之政而歸過祖宗此不可不審思也若必欲宣示于外乞改曰一手忠厚尚庶幾焉史公爲人重厚進說上前務存大體多以裨益此其尤粹也會丞相亦爲上言宰相如司馬光恐非懋賞嚴誅所能勉脅上悔乃改削其辭召從官宣示都堂仍付史館

元本今藏趙氏

孝宗善馭將

孝宗天資英武尤善馭將苻離之潰大將李顯忠謫潭州旣又籍其培尅軍資爲緡錢四十萬遣大理寺

丞一員往督之湯丞相請命版曹拘入上不許盡以分數給還諸軍一毫無私焉顯忠晚年再典騎軍以病廢詔常俸外歲以上供米三千斛給之諸將中趙樽號爲最廉乾道中樽罷軍政上諭虞丞相曰樽平生廉甚朕已加錫賚以助其歸矣其抑揚多如此至官爵亦然李顯忠邵宏淵取宿州顯忠超拜使相宏淵超拜節度使檢校少保及顯忠得罪宏淵又驟降爲武功大夫時上嗣服之初而賞罰必行號令明肅繇是諸將咸服英斷矣

孝宗恭儉至貫朽

孝宗恭儉寡欲在位近三十年內帑與南庫之入專以奉兩宮備水旱其費不貲然所積尚夥也淳熙己亥夏中提領封樁庫所言抵四月中旬共管見錢五百三十萬貫年深有斷爛之數乞給上索之費穿排是時江上之積亦多而內府之金至于貫朽而不可校然未聞四方有橫賦也紹熙以後用度浸廣權姦秉國橫啟兵端南北騷然耗矣

孝宗力行三年服

壽皇事 高宗純孝備至丁未之秋高宗稍不豫至九月疾漸亟十月四日辛未大赦天下六日癸亥禱

于天地宗廟社稷七日甲戌詔 太上皇帝未御常膳可依唐正觀四年典禮自來日權不視朝宰執依時赴內殿奏事候康復依舊又詔草澤能療治者白身除節度使賜錢十萬貫田百頃八日乙亥早上皇大漸 上詣德壽宮上奉湯藥更不還內遣內侍鄧從訓至漏舍諭大臣凡百賴卿等仔細理會恐朕憂惱中或有差錯是日未後 太上皇帝崩 上號慟擗踊初命早晚御膳減半進素既而不復取索九日丙子 上猶未御素膳十一日戊寅大殮成服宰臣王淮等始得見 上于素幄 上號哭不自檢

林學士洪邁乞廟號稱祖詔從之恩平郡王璩自會稽乞入臨百官拜表迄還內不許時北虜賀生辰之使將至 上欲不見大臣恐虜使爲疑乃引明道二年三月 章獻明肅皇后易日小祥既畢後二日 仁宗衰服對契丹賀生辰使故事令侍從臺諫禮官議十三日庚辰吏部尚書蕭燧等乞如明道故事以二十三日就德壽宮素幄引見許之十四日辛巳 上令中使諭王淮等欲不用易月之制如晉武帝魏孝文實行三年服自不妨聽政未刻淮等素幄奏事 上嗚咽流涕諭曰司馬光通鑑所載甚詳淮等曰

通鑑載晉武帝雖有此志後來止是宮中深衣練冠
上曰當時羣臣不能將順其美光所以訛之後來
武帝竟欲行淮等曰訛得亦不能行 上曰自我作
古何害淮曰御殿之時人主衰經羣臣吉服可乎
上曰自有等降淮等乞令有司討論奏事退 上批
大行太上皇帝奄棄至養朕當衰經三年羣臣自
行易月之令其合行儀制令有司討論又詔山陵百
費並從內庫支降右諫議大夫謝諤殿中冷光世監
察御史吳傅古言三日聽政雖有國朝典禮可稽至
於還內典故前所未有陛下一日躬行將為百世法

所繫至重望明詔大臣少緩進表與禮官更加詳議
從之十五日壬午勅令所刪定官沈清臣上書乞俟
梓宮發引方還大內又言今日喪禮與 明肅皇后
事體不侔望斷自淵衷勿見虜使凡六事是日大臣
五上表乞還內聽政內批勉從所請俟小祥畢還內
設素幄奏事而虜使卒不見也十六日癸未毀殯十
七日甲申禮官顏師魯尤袤鄭僑論廟號不當稱祖
詔送集議十八日乙酉詔百司于以日易月之內衰
服治事二十日丁亥小祥 上未改服王淮等乞俯
從禮制 上流涕曰大恩難報情所未忍俟別商量

二十一日戊子車駕還內 上衰經御輦設素幄軍民見者往往感泣詔自今五日一詣梓宮前焚香二十七七日甲午 上過宮以 上皇升遐二七日自是七七皆如是日 上遣內侍張安仁諭宰執曰將來禫服除行禮合用易服及羣臣上表請御殿朕以太上皇帝升遐纔踰月易服御殿情所未安今欲衰服素幄引輔臣及班次既而禮官奏謂菹麻三年難行于外庭奏入不出二十八日乙未王淮等言祥禫甚邇乞付外施行知樞密院事施師點曰百日之制實不可行正礙正月人使朝見 上曰朕自育所

見少間此出正欲稍救千餘年之弊宰執退 上批出曰覽卿等奏朕以太上皇帝升遐今方踰月將來卿等表請易服御殿情未遑處朕欲衰經素幄俟耐廟畢然後行祥禫之禮以日易月乃近代權制朕所不忍卿等可與禮官折衷以聞十一月戊戌朔禮官顏師魯尤袤等奏乞大祥禮畢改服小祥之服去杖經衰禫祭禮畢改服素紗軟脚折上巾淡黃袍黑銀帶神主耐廟畢改服皂幘頭黑鞋屣帶遇過宮燒香則于宮中衰經行禮二十五日而除 上批淡黃袍改服白袍二日己亥大祥四日辛丑禫祭禮畢五

日壬寅百官拜表請聽政六日癸卯批答不允八日
乙巳百官三上表引康誥被冕服出應門等語爲證
九日丙午詔可自十八日內殿引輔臣及上殿班次
俟過祔廟勉從所請十一日戊申勅令所刪定官沈
清臣再上書願堅聽大事於內殿之旨將來祔廟畢
日預降御筆截然示以終喪之志杜絕輔臣方來之
章勿令再有奏請力全聖孝姓示百姓刑四海上
納用焉二十三日庚申按行使言得神穴地段于
徽宗殯殿之西北十二月二十六日癸巳虜之賀正
旦使入見上御垂拱殿東楹之素幄十五年正月

十八日甲寅百日

上過宮行焚香禮二十一日丁

巳上諭輔臣曰昨內引洪邁見朕已過百日猶服
衰麓因奏事應以漸今宜服黔服如古人墨衰之義
而巾則用繒或羅朕以羅絹非是若用細布則可王
淮等言尋常士大夫丁憂過百日巾衫皆用細布出
而見客則以黔布今陛下舉千古不能行之禮足爲
萬世法上又曰晚間引宿直官之類如何淮等曰
布巾布背子便是常服上以爲然自是每御延和
殿止服白布折上巾白布袍黑銀帶禁中則布巾布
衫過宮則衰經而杖二月二十一日丁亥虜使入弔

上衰經御德壽殿東廊之素幄宰執侍從如大祥之服衰經去杖三月十六日壬子啟殯 上服初喪之服十八日甲寅發引三十日丙寅掩殯四月八日甲戌上親行第七虞祭大臣言虞祭乃吉禮合用靴袍 上曰只用布折上巾黑帶布袍可也十八日甲申卒哭二十日丙戌神主祔廟是日詔曰朕昨降指揮欲衰經三年緣羣臣屢請御殿易服故以布素視事內殿雖有俟過祔廟勉從所請之詔稽諸典禮心實未安行之終制乃為近古宜體至意勿復有請于是大臣乃不敢言蓋三年之制斷自 上心是時執

政近臣皆主易月之議諫官謝鏐禮官尤衰心知其不可而弗敢盡言其贊 上之決者勅局官一人而已舉千載廢墜之典破一朝淺薄之議廟號 孝宗不亦宜哉

淳熙諒闇罷誕節正旦慶禮

壽皇居 高廟之喪未改月而值會慶節時百官以故事祝誕于明慶寺遂命緇徒徑行滿散百官皆免赴十四年十月十三日三省樞密院引明道二年 明肅升遐故事欲 上引見金國使人又以 上在喪次歸而引見恐使人以為疑乞付侍從臺諫禮官商議

蕭正燧時以吏部尚書為議首言今既罷百官上
 壽恐難以見使人如使人必欲朝見乞用小祥後二
 日就德壽宮素幄引見庶合明道典故大臣進呈既
 從之矣十月十三日庚辰後二日勅局刪定官沈清臣正卿
 上疏言仁祖朝嘗遣使契丹遭虜有喪至柳河而
 還虜主卒不見賀使也夷狄尚知有禮中原不可不
 然邪况陛下居喪與明肅皇后事體不同望斷自
 淵衷勿牽羣議上大以為然也遂命却其書幣就
 館津發虜使感歎而去繼而虜之賀正且使者繼至
 密院進呈次上問今在喪服中禮物當受與否施

聖與留仲至同奏乞下禮官議既而禮寺官言正且
 禮物乃通好之儀不可不受鄭魏升為起居舍人建
 言國有典故禮有經權况引見於初到之時至于正
 旦之日陛下自行禮于大行几筵之前朝會俱罷亦
 何名為慶哉上曰當諭與館伴意度且令堅辭如
 是不從正令陳于殿門之外庶幾於禮稍順乃詔曰
 今來正旦通問專為和好故設素幄許其入見若受
 禮物則有慶賀之嫌已令館伴却而不受又慮使人
 援故事以為請未審于典禮如何可令禮官詳議以
 聞既而禮官宇文英价兵部尚書顏魯字魯師禮部

侍郎尤延之太常寺卿倪正父著作郎兼權郎官黃元章太常寺丞

張元善太常博士體仁言祖宗以來雖居喪制未有不

引見使人亦無不受禮物之文前朝眾臣豈不知不

當受而所以不免從權者以為既已通好不當無事

而使之疑也况元日朝會俱罷初無賀儀幣物所以

將書亦非慶禮萬一使客必欲如禮而去則徒為紛

紛在禮有反經而從權者正為是也臣等以為當受

乃詔就殿之東楹設素幄引見使人百官並免禮見

其禮物毋令入殿付之有司明年春上諭東宮曰

今年會慶節若受諸州軍進奉則有慶賀之嫌可與

免二年宰相王季海曰此項錢幾六十萬縉係屬

部歲計上曰可用封樁庫錢償戶部十五年正月九日乙巳

其年虜之賀使當至季海已去位右相周子充疑之

召禮官尤延之至都議延之請退而討論子充以奏

上曰敵國事亦不可專靠禮官運籌帷幄卿等事

也去歲生辰使到朕方在哀疚之中不欲使人朝見

卿等無人主張朕堅執不與引見虜使退聽子充愧

謝而已七月九日癸卯既而延之與奉常羅春伯合奏依正

旦例子垂拱殿東楹設淡黃引見仍用紹興三十

年故事移宴於館不用樂從之九月十四日丁未節前一日

自內降旨文武百僚及使人並免賀止就東之閣門拜表起居十六年會慶節上已移御重華宮百官詣宮拜表凡進香故事皆不講後二日皇帝乃過宮焉

南北內

今南內本杭州州治也紹興初創為之休兵後始作崇政垂拱二殿久之又作天章等六閣龍圖以下諸閣承平時並建于大內之西今此但為一閣耳而寢殿仍舊謂之福寧淳熙初壽皇始作射殿謂之選德八年秋又改後殿擁舍為別殿取舊名謂之延和經歷兩朝如是而已至若苑

中亭殿則皆太上為之壽皇亦稍增焉其名稱可

見者僅有復古殿損齋觀堂芙蓉閣翠寒堂清華閣羅木堂隱岫澄碧倚桂隱秀碧琳堂之類蓋得先王卑宮室之意矣德壽宮乃秦丞舊第也在大內之北氣象華勝宮內鑿大池引西湖水注之其上疊石為山象飛來峯有樓曰聚遠凡禁禦周回分四地分東則香遠梅堂清深竹堂月臺梅坡松菊三徑菊芙蓉竹清妍藤清心犀木芙蓉岡南則載忻大堂乃御宴處忻欣古相湖石射廳臨賦荷花燦錦金林至樂池上半丈紅郁李清曠木犀瀉碧養金西則冷泉古梅文杏館靜樂牡丹浣溪大樓子海棠北則

絳華

羅木亭

早舡俯翠

茅亭

春桃盤松

松在西湖上得之以歸

垂拱崇政殿

臨安府治舊錢王宮也規制宏大金人焚蕩之餘無復存者紹興南巡因以為行宮其制甚朴休兵後始作垂拱崇政二殿其備廣僅如大郡之設廳淳熙再修亦循其舊每殿為屋五間十二架修六丈廣八丈四尺殿南簷屋三間修一丈五尺廣亦如之兩朵殿各兩間東西廊各二十間南廊九間其中為殿門三間六架脩三丈廣四丈六尺殿後擁舍七間 壽皇因以為延和殿至今因之蓋聖人卑宮室而盡力乎

溝洫之意

東宮樓觀

東宮舊無有 孝宗及信王未出閣但聽讀於資善堂紹興三十二年 孝宗為皇太子始居東宮在麗正門內其地甚隘莊文太子立復居之莊文薨其妃于出外第 光宗立為太子 孝宗謂輔臣曰今後東宮却不須創建朕宮中空閑不用宮殿甚多可撥移修立由是工役甚省淳熙二年夏始創射堂一為遊藝之所圃中又有榮觀玉淵清賞等堂鳳山樓皆燕息之地也紹興末欲以為泰安宮既而不果云

建炎巡幸六宮數

建炎庚戌秋高宗自金陵將幸浙西避狄先請
 隆祐皇太后奉祖宗神主往南昌六官百司皆從
 時庶事草創六宮泊先朝舊人通不滿四百人皇
 太后殿五十二人哲中朝人潘賢妃位三十五人元懿太
 周夫人位二十一人未詳慕容夫人位十五人哲宗朝人張
 修容位十六人英宗朝人淑國王夫人位十九人康國蕭
 夫人位十七人和國王夫人位十六人嘉國朱夫人
 位十四人成國吳夫人位十五人潤國張夫人位十
 九人惠國孫夫人位十四人張直筆位十八人孫典

字位十五人劉直筆位二十四人尙服朱夫人位二

十三人

以上並禁中
有職掌者

張才人位二十三人

即張賢
妃位

總三百八十三人虜薄南昌衛尉皆潰太后倉卒

南去后與賢妃皆村夫荷轎而馳六宮死亡散失者
甚衆

建炎以來朝野雜記乙集卷第三

建炎以來朝野雜記乙集卷第四

宋 井研 李心傳 伯微 撰

典禮

紹興至慶元臣僚論 太祖東鄉之位四祖廟附

國初倣前代之制立親廟四及 仁宗祔廟太廟始

備七世八室蓋 祖宗共為一世故也治平末 英

宗祔廟乃祧 禧祖熙寧初王介甫用章子平議復

禧祖為太廟始祖而祧 順祖司馬公韓持國諸

近臣皆言太祖初業當為廟之始祖介甫為 上言

本朝自 禧祖以上世次不可得而知則 禧祖之

有廟與稷契宜無以異持國欲奉祧主于西夾室介甫笑之伊川先生時方布衣為人言亦以介甫之言為是及神宗祔廟又祧翼祖元符末哲宗祔廟輔臣李邦直議兄弟曰及哲宗不自為世故無所祧崇寧初蔡京入相復以哲宗為世當祧宣祖而宣祖乃祖宗之所自出京意難之因議依唐制立九廟還翼祖于是凡九世十室紹興初董令棻為太常少卿建議太廟世數已備而藝祖猶居第四室乞遵典禮正廟制遇祫享則太祖居東嚮之位有旨侍從臺諫與禮官同議既而學正王普

又請依唐興聖故事藏祧主于天興殿趙忠簡主之六年正月議于尚書省侍從孫近李光折彥質劉大中廖剛晏敦復王俟劉寧止胡交脩梁汝嘉張致遠朱震任申先禮官何慤楊晨莊必強李弼直皆以為是未幾將作監丞趙渙面對又乞酌漢太公立廟故事別建一廟安奉四祖禘祫烝嘗並行特祀上大以為然擢渙監察御史棻中書舍人渙五月除而棻七月除右諫議大夫趙霈公時素與忠簡異論乃言上皇在遠宗廟之事未嘗專議事遂止淳熙初渙之兄子粹中為吏部侍郎又伸前議請為四祖別建一廟

否則藏祧主于天興殿或藏于夾室遇禘享則設幄

于夾室之前乃命禮官討論久之未定元年六月其丙辰降旨其

後尤延之立中卿等又繼言之先是 欽宗祔廟已

祧 翼祖及 高宗升祔遂為九世十二室紹興末

孝宗升祔趙子直當國用前議欲併祧 禮宣二

祖事下侍從臺諫禮官議于是孫從之首上疏請正

太祖東向之位議者皆以為可鄭惠叔尤主之朱

文公在講筵獨見 上論 禧祖 皇家始祖不當

毀其廟 上納焉文公議當以 禧祖為始祖如周

之后稷 太祖如周之文王 太宗如周之武王與

仁祖之廟皆萬世不祧 仁宗為昭英宗為穆與

真宗主並藏西夾室 神宗為昭 哲宗為穆

徽宗為昭 欽宗為穆 高宗為昭 孝宗為穆而

高宗之廟亦萬世不祧若未能然則奉 禧祖居

第一室 太祖居第二室 太宗居第三室 太祖

太宗仍共為一世自 真宗以下至于 孝宗凡

九世十二室于是給舍樓大防陳君舉言未見朱某

本議如何乞付出議狀子直不報遂祧 二祖神主

更立四祖殿于廟之西隅歲命禮官荐獻焉文公時

已得罪遣子直書曰相公以宗支入輔王室而無故

輕納鄙人之妄議毀拆 祖宗之廟以快其私其不
祥亦甚矣欲望神靈降歆垂休錫美以永國祚于無
窮其可得乎時太廟殿已為十二室故 孝宗既升
祔而東室尚虛文公以為非所以祝延 壽康之意
亦不然之因自劾不堪言語侍從之選乞追奪待制
再上詔次對之職除授已久與廟議初不相關不
許及 光宗祔廟遂復為九世十二室云

太廟點寶事始

自休兵後太廟朔冊寶殿凡帝後寶冊洎郊廟金玉
禮器皆藏焉始特令太常寺官一員季點然第省閱

文歷而已乾道五年春丙有盜竊禮器者中書門下

始奏令每季取索赤歷點檢足備用印封鎖具有無

損失申省二月記慶元五年夏太常寺奏太廟遺失

皇后金寶二命大理寺治之六月庚寅降旨既而廟之衛

卒赴有司自言坐獄死蓋故事冊寶以中人領其工

作及盜去鑿而售之中乃鉄胎也由是事敗自後朝

廷益謹其事月察以官禮官中官各一員檢視謂之

點寶禮器中璫爵玉瓚二事絕佳人間所未見其它

圭璧大抵多水漿色也冊寶中惟 昭慈聖憲皇后

謚冊以象牙餘皆珉玉又有 徽宗皇帝謚寶玉色

尤温粹

欽廟配饗議

欽宗祔廟久未有功臣配饗蓋一時宰相六七人皆有誤國之罪是以不克舉行也乾道五年冬當裕祭其九月太常少卿林栗黃中言當時臣寮遭值艱難莫救淪胥罕可稱述而以身殉國名節暴著者不無其人雖其生前官品不應配饗之科而事變非常難拘定制乞特詔侍從臺諫議集奏可黃中所陳蓋指李清卿若水也汪聖錫時爲吏部尚書居侍從之首獨以爲無可配饗者可罷集議右侍郎曾逮仲躬謂

聖錫云昔元祐中

神宗未有配饗朝廷依例權塑

二侍臣此可用也于是聖錫奏

欽宗所圖共政之

臣皆未有能勝其任者若應故事始令備數上非所以尊宗廟下非所以勸有功誠如太常所言當時死事之臣非一今欲合配享攷究本末差次輕重有所取舍尤不可以輕易昔唐文宗武宗皆無配享功臣本朝太祖英宗旣無御集亦不建閣蓋崇奉祖宗必審其實必當于理不虛尚文飾以苟塞人情而已乞更不集議上從之

高宗配享議

洪景盧初建高廟配享之議首援本朝故事謂議當出于翰苑上亦嘗諭以文武欲各用兩人景盧因卽以呂趙韓張四人爲請乞付侍從官詳議從之十五年三月庚戌也後三日從官議上時韓子文彥質權工部尚書以嫌不預議而兵部尚書宇文子英爲議首遂言四人皆有名績見稱于世宜如明詔配享廟庭議者葛楚輔葉叔羽劉國瑞忘其字王誠之陳安行李獻之謝昌國吳子居章德茂林黃中鄭惠叔皆無異議奏上報可其日癸丑也是時識者多謂呂元直不厭人望當以張趙兩公同配又謂張浚晚

附秦檜力主和議誣殺岳飛不宜在預享之列而詔旨已下莫敢有言後三日丙辰秘書少監楊庭秀獨上書爭其事謂今者建議之臣曰欺曰專曰私而已且列聖之廟有九而廟之有配享者八發配享之議者非一而出于翰苑者止于三今舉其三以見例而不顧其餘之不然非欺乎專之以聖翰之所及惟一已得以定其議非專乎終之以止令侍從數人之附其議而廷臣皆不得預非私乎又論張公有社稷大功者五建復辟之勲一也發儲嗣之議二也誅范瓊以立國基三也用吳玠以保全蜀四也却劉麟以定

江左五也若謂浚嘗相隆興則趙普嘗相太宗韓琦
曾公亮嘗相神宗不害于配 太祖 英宗之廟也
願酌李唐之制下博士禮官令與臺諫兩省侍從及
在廷之臣雜議其事而陛下酌其中後二日戊午輔
臣進呈次 上諭以臣僚言張浚有復辟之功卿等
可檢照文冊詢訪事實上因言魏公兩敗事又昧于
知人却是有志蓋 上意猶未以庭秀之言為不可
也而王周二相略無開陳但唯唯而罷後十六日
甲寅太常少卿尤延之等亦言 祖宗典故既祔廟然
後議配享趙普曹彬之配食太祖乃定議于二十餘

年之後惟 王曾呂夷簡配食 仁廟在山陵之前然
亦必先降 詔下兩制定議當用何人而王珪等始會
以夷簡姓名上之其不敢倉卒如此今乃忽定于靈
駕發引一日之前而不按典故不集衆論俱無以厭
服其它勲 臣子孫之心而消弭衆多之口乞俟祔廟
畢別擇日 下侍從兩省臺諫禮官及秘書省官集議
苟為不然則王安石蔡確之不合衆心雖定于紹聖
崇寧而卒 改正于紹興今亦宜反復熟議以待論定
奏入乃詔 令未集議侍從兩省臺諫官及太常寺秘
書省依典 禮詳議聞奏四月甲申也

未集議侍從係
吏部侍郎顧魯

兩省係起居郎吳校臣並奉使未回臺諫係殿中侍
御史冷世光左補闕薛叔似右拾遺許及之監察御
史吳博古黃謙太常寺係少卿尤表丞黃黼博士張
體仁簿沈鑑秘書省係少監楊萬里丞謝脩郎鄧驛
著作郎倪思黃唐佐郎莫
叔光正字衛涇凡十八人後六日庚寅復有旨定用
四人更不詳議以臺諫言配享之議已有一定之論
見于施行今再令詳議則二三之論又將紛紛而起
甲可乙否重惑朝聽故也此乃冷世翌日辛卯上
諭大臣曰呂頤浩等四人配享正合公論楊萬里乃
謂洪邁專與私邁雖是輕率萬里未免浮薄土又
曰靖供尔位好是正直惟其先能靖共而後正直乃
可貴耳于是二人聞皆乞補外後二日詔景廬以

見官正奉大夫知鎮江府庭秀以朝奉大夫知筠州
五月壬寅也其後孝宗祔廟議者復推陳魯公而
魏公終不得預蓋但以富平淮西苻離三敗之故而
不考曹彬岐溝之役其喪師蹙國亦不下于富平與
苻離今以一青掩其大德蓋景廬兄弟皆湯思退舊
客夙有恨于魏公故以復辟之勲歸之呂元直也昔
司馬溫公配食泰陵乃在四朝之後蓋公議必以
久而後定也今姑私志其本末如此後有識者可以
覽觀焉

光廟配饗議

光宗既祔廟當議配享而一朝三相中周益公留衛公在其時皆嘗以學黨得罪故論者欲用葛文定邨及黨禁解嘉定元年五月益公之子朝請大夫新知筠州綸乞以其父配享廟廷詔兩制禮官詳議明年衛公之孫秘閣校理元剛復言其祖首侍 崇陵講讀後在相位始終六年而益公之相纔三閱月葛文定之相亦不踰年當以其祖配時張茂獻權禮部尚書乃乞並用二公配享後亦不果行焉蓋益公雖賢相而被罪于授受之初衛公雖舊臣而去國于阽危之際是以論者有所不叶也然前朝如富公司馬公皆嘗被罪于熙寧紹聖之間而不害其配享則亦未可以此而致疑云

日食奏告當伐鼓

淳熙丙申歲日食三月朔趙衛公爲禮部尚書被旨奏告大社稷周益公以兵部侍郎直學士院祝文有伐鼓用牲之語衛公引春秋傳言其誤乞令改正上從之益公因求免不許蓋衛公奏章之詞頗峻故也予以經考之救日之鼓周禮初不云何呂而夏書明以季秋月朔爲言則春秋傳所云非矣今有司之制實不伐鼓實不用牲衛公乞改從祝祠可也而反

朝野雜言卷四
以春秋傳爲據則非也明年九月朔日食李文簡以
春官貳卿被旨祭告太社始奏復伐鼓如政和新儀
云

元豐至嘉定宣聖配饗議

自唐以前學校以周公爲先聖孔子爲先師後以孔
子爲先聖顏子爲先師至元豐間乃封孟子爲鄒國
公與顏子並配而荀楊韓子列于從祀足以補前世
之未及矣蔡京得政乃封王介甫爲舒王與顏孟並
而王雱在楊韓之次其後陳瑩中諸公但改荆公坐
像爲僭而不知三代之禮大亨先王功臣皆與享焉

則尸像必不立受今不論其學術之乖戾而第以坐
視人主之拜爲逆理此學術不醇之過也靖康間楊
文靖公爲諫議大夫首論荆公不當配享降于從祀
紹興六年冬張魏公獨相始用陳公輔言禁臨川學
明年春胡文定公以祠官上疏乞追爵二程張邵四
賢列于從祀不報乾道五年春魏元履以布衣爲太
學錄復請去荆公父子而以二程從祀陳正獻公爲
相難之淳熙三年冬趙叔達粹中爲吏部侍郎論王
安石姦邪乞削去從祀 上謂輔臣言安石前後毀
譽不同其文章亦不可掩時李仁父爲禮部侍郎

上與其議欲升范仲淹歐陽修司馬光蘇軾而黜王
雱仁父乞取光軾而併去安石父子 上又欲升光
軾于堂仁父上章稱贊且言若親酌獻則暫遷其坐
于他所疏入 上命三省密院議之密院王季海依
違其詞趙溫叔言仲淹自以功業名修當時亦微有
玷不若止用光軾而三省龔實之李秀叔皆以為不
可遂不行久之但除臨川伯雱畫像而已 四年六月
癸酉降旨
嘉定三年仲貫甫為著作佐郎轉對請追爵周二程
張列于從祀未克行余謂四先生繼絕學于千載之
後正人心明天理自游夏諸賢有不能及其視馬鄭

諸儒之功孰多雖以配享也可然論道統之傳則當
升曾子子思于堂上而始列四先生及朱先生于從
祀余老矣自念不及與朝廷之議會有達者舉行之
云

孟子廟配享從祀

自元豐以孟子為鄒國公配食先聖而鄒國公廟在
兗州之鄒縣政和五年春乃詔樂正子克配享公孫
丑以下從祀加封爵焉樂正子克 利國侯 公孫丑 壽光伯
萬章 博興伯 浩生不害 東阿伯 孟仲子 新泰伯 陳臻 蓬萊伯 充
虞 昌樂伯 屋廬連 奉符伯 徐辟 仙源伯 陳代 沂水伯 彭更 雷澤伯

公都子

平陰伯

咸丘蒙

項城伯

高子

泗水伯

桃應

膠水伯

盆成

括

萊陽伯

季孫

豐陽伯

子叔

子陽伯

自渡江

以後

鄒魯

隔絕

而孟子無廟其配食從祀學者多不及知故表出之

高宗四上尊號廷臣議論各有異同

壽皇初受禪命近臣集議上皇尊號之禮呂仁甫

為禮部侍郎既與宰相陳長卿密定光堯壽聖之號

矣及省中聚議議者多謂尊號起于開元罷于元豐

今不當復或謂光堯二字近于神堯汪聖錫時為戶

部侍郎謂人曰堯豈可光于是諫臺張真父給舍余

彥行以下十二人各具所見以聞而不書議狀上諭

以既已奏聞不容但已後五日彥行以下遂悉書議

狀聖錫尋出知福州周子充時為監察御史嘗自為

議狀謂宜以太上德壽皇帝為稱然亦不果奏也

乾道庚寅冬上以大禮慶成詔禮官兩省臺諫官

集尚書省議加太上尊號時右相虞并父已自書

憲天體道四字于幅紙議者書名而已禮官黃仲秉

劉文潛欲用憲天性仁劉文孺欲用明天建極鄭仲

一欲用崇道備德皆不用或謂體道字乃上帝尊號

并父云無妨已奏知矣太上欲得道字淳熙乙未

秋詔以來春行慶壽禮乃議加性仁立德至誠無為

八字而禮部侍郎趙溫叔謂無為二字與太上字相連頗涉語忌請改為明文煥武後又改作無為至誠又改作成武煥文議論凡再旬乃定用性仁立德無為全美八字龔實之參政以下尚不以為然葉夢錫丞相主之衆莫能奪後兩月夢錫罷實之召學士王季海直院周子充共議遂定為性仁誠德經武緯文乙巳冬再將行慶壽禮季海為相擬議久之第得紹葉興統四字時眉人朱師古時敏為太常少卿季海與之厚師古將入省其子不棄謂之曰光武明明廟謨可用也師古以白季海于是增明謨盛列四字焉

朱文公論三年服

高宗之喪 孝宗為三年服及 孝宗之喪有司請于易月之外用漆紗淺黃之制蓋循紹興以前之舊朱文公後入不以為然奏言今已往之失不及追改惟有將來啟殯發引禮當復用初喪之服則其變除之節尚有可議望明詔禮官稽考禮律預行指定其官吏軍民方喪之服亦宜稍為之制勿使肆為華麗其後詔中外百官皆以涼衫視事蓋用此也方文公上議時門人有疑者文公未有以折之後讀禮記正義喪服小記為祖後者條見其所引鄭志有諸侯父

有廢疾不任國政不任喪事之間而鄭荅以天子諸侯之服皆斬之文乃知經文有所未備而待于傳注者如此因自識于本議之後云

北使宴見齋禁不用樂

故事北使來朝例錫花宴如在大祀齋禁之中則不用樂辭見亦然行之久矣乾道三年虜使來賀會慶節上壽在親郊散齋之內陳正獻公時以副樞兼參預請令館伴以禮諭之而議慮其生事多請權用樂者李文簡爲禮部郎官建言漢唐祀天地散齋四日致齋三日我藝祖初郊亦然自崇寧大觀法周

禮分祭天地故前一日受誓戒今旣合祭宜復漢唐及本朝舊制度幾兩得上頗難之陳公又奏必不得已則上壽之日設樂而宣旨罷之及宴使客然後復用庶幾事天之誠得以自盡而所以禮使人者亦不爲薄自當悅服矣上可其奏且曰宴殿雖進御酒亦毋用樂唯于使人乃用之耳諸公顧以爲紫宸上壽乃使之禮固執前議陳公又不可獨奏言曰適奉詔旨有以見聖學高明過古帝王遠甚臣敢不奉詔然猶竊謂更當先令館伴以初議諭使人再三不從乃從今詔則于禮爲盡而彼亦無詞不可遽鄙

夷人而遂自爲失禮以徇之也蔣子禮猶守前說陳公爭愈力上顧陳公曰可卽論閣門行之陳公退復爲奏曰彼初未嘗必欲用樂我乃望風希意而自欲用之彼必笑我以敵國之臣而虧事天之禮他他時輕侮何所不至此尤不可不畱聖慮上嘉納焉旣而卒詔垂拱上壽止樂正殿爲北使權用六年生辰使當辭復在親郊散齋之內趙温叔丞相時以起居舍人爲館伴使面奏決不可用樂上然之十月癸酉北使辭先一日上遣中使諭温叔云來日已決意不用樂萬一使人不順不知如何結末請舍人

更加思慮來日五更奏來温叔復奏殿陛之上匆匆行酒使人決不能省會万一省會亦必不敢不順万一不順臣忝備員館伴當乞直前奏稟乞宣諭使人陛下寅畏上天今旣散齋決不使樂若使人必欲使樂乞移此茶酒就驛中館領所謂結末不過如此上納用焉或謂前郊虜使之來極恭順上喜思以異禮待之故葉魏二相皆主用樂之議鄭景望劉文潛時爲館職嘗移書政府論之而不聽也至是用趙公之議始去樂論者韙之

乾道淳熙五大閱

明子雜記卷四

五

乙

孝宗留意武事隆興甲申仲夏三衙出成大軍歸司
 上欲幸候潮門外大教場勞之既卜吉日辛丑矣會
 雨作而止乾道丙戌仲冬之甲子遂親閱武于白石
 距城二十里前三日下令至日平旦自祥曦殿戎服
 乘馬太子親王執政以下並從至大教場進膳畢
 上獨與太子親王管軍知閣御帶環衛官俱往白石
 上升將臺三司以次教閱陣隊親射野戰次射獐鹿
 等于臺下 上親臨觀大悅賜殿帥王琪以下金銀
 椀有差 三司主帥至統領官各十兩金椀一射
 生將佐使臣等七兩五兩銀椀有差 上
 還幄殿管軍進御酒 上亦賜太子親王知閣管軍

酒還憇大教場進晚膳畢還內是日賜諸將金帶鞍
 馬以及士卒賞皆有差戊子孟冬之甲辰上又幸茅
 灘按閱諸軍先十餘日令殿前司相視浙江龍王堂
 北江岸以東平行之地築將臺焉先一日諸軍人馬
 金裝執色于教場列幕宿營又命忠毅軍統制蕭鷓
 巴將二百騎射獐鹿于赭山以俟進獻至日諸軍先
 赴茅灘下方營殿前司摘諸軍馬步親隨一千人執
 戎器環立將臺之後質明三衙管軍至將佐各介冑
 乘馬導駕 上戎服乘馬宰執近臣戎服以從護
 聖駕馬軍八百人騎執鎗旂弓矢軍器分前後奏隨

軍番鼓笛大樂至大教場 上與慶王恭王皆易金
裝甲乘馬宰執使相正任管軍知閣御帶環衛官戎
服以從侍從官免從駕 上升臺少憩出幄殿坐殿帥王遠舉
黃旗諸軍呼拜者三中軍鳴角馬步軍簇隊連三鼓
馬軍上馬步軍舉旗鎗四鼓舉白旗中軍鼓聲旗應
變方陣為備敵之形別高一鼓步軍四向作禦敵之
勢止戰且前馬軍出陣作戰鬪之勢別高一鼓各歸
地分五鼓舉黃旗變圓陣為自環內固之形二鼓舉
赤旗變銳陣諸軍魚貫科列前利後張為衝敵之形
二陣進止 舉青旗變直陣收鼓訖一金止重鼓三馬

步軍上馬步軍植鎗旗 上大悅犒賞倍之鳴角聲
簇隊放教諸軍呈大刀車砲烟鎗射生官以所獲獐
鹿獻上更衣宰執對御酒五行降臺乘馬至車子院
門下馬登樓召親王使相環衛官各賜酒立飲不坐
二王進 上酒還至大教場應從駕官並戎服乘馬
扈駕還內庭寅季冬之戊申 上復幸白石始議三
司諸軍從者萬二千四百人分二百四十八小隊 殿前司之旗
以黃馬司以緋步司以白旣而恐道隘止以馬步五
百騎列于省北步軍千人伺于大教場餘千九百騎
駐于中道以俟扈衛 上入御幄命軍士皆卓歇散

節既闋武乃召宰執親王使相太尉管軍升幄殿酒
三行畢復召親王使相太尉管軍知閣御帶環衛官
于御座東席地散酒次登車子院樓宰執亦預此其
所以異也淳熙丁酉季冬之乙亥復大閱殿步二司
之軍于茅灘殿帥王友直舉黃旗諸軍呼拜奏發嚴
舉白旗變方陣舉黃旗變圓陣舉皂旗變曲陣舉青
旗變直陣舉緋旗變銳陣五陣皆畢始令軍士下營
散飯宣皇太子執政使相管軍對御宴飲侍從修注
官于御臺下幕次賜酒食還入候潮門 上皇于都
亭驛設簾幄以觀邀 上入幄中傳令宣喚管軍于

簾前賜酒果飲各一卮謝畢導駕還內乙巳仲冬之
甲辰 上復講故事大閱于龍山之教場管軍舉青
旗變三直陣鼓音作分六行舉白旗聚為四陣舉緋
旗為二陣舉皂旗為二陣繼又散為六行高一鼓變
品字作三陣自戊子以後凡犒士之費皆出于左藏
南庫戶部不與最後南庫已歸戶部宰相王季海猶
以故例請 上曰處分已定止令內庫支可也朕椿
積此錢初無它用是歲軍士犒賜凡用見鏹三十六
萬緡都城會子為之增貴焉

大樂局樂色名件

太常寺大樂局祀天神祭地祇饗宗廟應用大樂各
件凡三十四種歌色一也笛色二也塤色三也篪色
四也笙色五也簫色六也編鐘七也編磬八也搏鐘
九也特磬十也琴色十一也瑟色十二也祝敔十
三也搏拊十四也晉鼓十五也建鼓十六也鞀應鼓
十七也雷鼓祝天十八也雷鼗鼓同十九也靈鼓祭地
祇用二十也靈鼗鼓同二十一也露鼓享宗廟用二十二也
露鼓鼓同二十三也雅鼓二十四也相鼓二十五也
單鼗鼓二十六也旌纛二十七也金鉦二十八也金
錚二十九也單鐸三十也雙鐸三十一也饒鐸三十

二也奏座三十三也麾幡三十四也此外又有景鐘
者天子親祀上帝則用之非祠官所常用

乾道不置教坊

孝宗性恭儉卽位之初以 欽宗梓宮未還未常用
樂及乾道元年會慶節北使初來當大宴始下臨安
府募市人爲之不置教坊止令修內司先兩旬教習
舊例用樂人三百人百戲軍百人百禽鳴二人小兒
隊七十一人女童隊百三十七人築毬軍三十二人
起立毬門行人三十二人旗鼓四十人以上並臨相
撲等子二十一人御前忠佐司差上命罷小兒及童女隊餘

用之九月二十七日旨也

...

...

...

...

...

...

...

...

...

用之九月二十七日旨也

